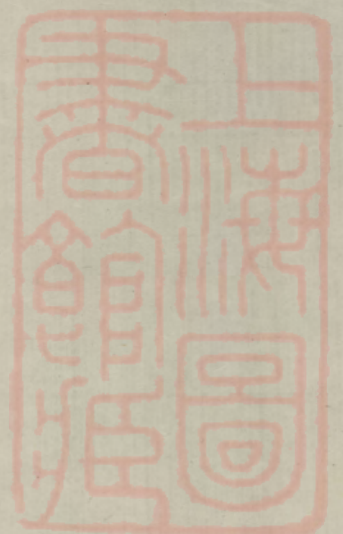


東山傅氏十七修宗譜

光緒廿六年
重修

文集





金華東山迪功郎肇東傅公配許氏安人像贊

思德瞻容睹範致恭表符厥裏聿惟傳翁翁範則端翁德則公
許妣寶瑟朱絃外內兩美善積仁累孝弟力田規模自偉匪山斯原
匪川斯泉征塵弗染稱漸於磐東山喬木于焉卜築旣固旣安以似
以續孫叔之後世襲寢邱敬爰瘞土亦孔之休展公丹青覩公之真
讀公遷記見公之心

蘭谿仁山金履祥頓首題贈

始祖迪功萬世七府君墓誌銘

噫嘻此岡陵窈而深沼沚汎而渟松楓榛櫟翹匕而菁匕者吾

始祖迪功公之所藏而歷四百年之培塿也歷年四百歷世則二七有
一矣龔府君之餘慶曾元而邈各白卜厝爲誌爲銘爲圖形諸譜牒
以崇不朽顧迪功公之誌銘反闕焉有間將初乏珥筆乎抑久而漶
漫乎康熙孫本鍾本瀛等會衆合族續立十載未修

將成而仍以亂失既失未成而重費工力必務成之此
安可不按譜之實蹟與世世相傳之真聞而誌之乎於是薰沐
敬誌之曰我

始祖生宋嘉定元年卒元元貞二年享甲子八十有九者則府君之壽
也府君名揚成字夢得稱肇東公者則府君之號也其曰毓宗者則
府君卜遷東山而更命之名也娶同里許安人者則府君之元配也
府君之先自陝豫而之浙之鄞自鄞而之婺之義自義之臺門而之
金華爲漢陽陵侯嫡裔班班於羣公之椽筆者則府君之家世也其
稱楊塘塢負山而居東北向者則府君之故宅也其堂構翼翼晨烟
百千餘家樸籽耘而秀吟誦町畦繹絡冠蓋相望熙乚而濟濟者則
府君卜遷之東山而似續之孫子也其值然於宅之南爲廳爲堂爲
樓凡三進者則府君後人崇祀府君春秋享祀之大宗祠也其端然
於中龕最上者則府君之廟主也其正位於前而配享者則府君之

九世孫昌大東山之能一府君也其廟號廸功郎者則府君之仕籍也其載諸宗譜而勒諸樹基堂者則府君自撰之卜遷記可具瞻府君家訓之萬一與遺文之片羽也卽楊塘塢之原爲墳鬱七葱七者則府君之壽藏也其挺然於壽藏之巔者則裔孫邦緒邦傑邦理元忭等於萬厯中重立府君之碑石也其傍則合厝二世祖兩宣義郎而外不許再附之岡陵也噫嘻四百年間林林厥後綿綿厥世實由乎此禮曰過廟必式史曰過陵必下凡我後人登岡陵而深仰止臨沼沚以溯淵源吾知撫此松楓覩此榛櫟尊祖敬宗之心有不油然而興者乎爰合通族之意而敬銘之曰

婺星爛爍映長山三百餘里而繹絡孫本平祖猶山之宗乎其岳惟我祖兮宅輿香山爲太兮而發華爲少鍾斯靈壤占茲衆妙培四百載之壽域兮而啟千百年之宗祧惟德默隲於冥七兮斯發福於我七之吉兆

峕

皇清康熙十七年八月望日

十七世孫總理七修宗譜邑庠生本瀛吏部

考授州司馬本鍾等

同薰沐頓首百拜謹撰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

萬世七府君暨兆四府君碑碣祠理重立

偉九二府君傳

婺生傅致柔從余遊其學既斐然成章矣爲人內行醅備余嘉其華實兼茂焉夫長山以東俗安樸茂余每問致柔學問淵源則感然曰傷哉不肖孤之棄其先人而稚也曾大父稟庭訓焉晉大父爲偉九二府君府君之三世祖由里之楊塘塢遷今之東山其記曰瘠土之民勞七思憂七思節故拮据累世守唐人之瞿七然而詩書故業斬然矣致柔質穎府君始延師程課之每過庭輒誡之曰致柔安甯先庠序而忘昔宗明經奮他邑耶致柔因僂俛卒業數奇遇也靡數志也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一歲樹禾百歲樹德東山傅氏以詩書昌則府君之澤也爲人端方謙和善處羣衆永始遷襍於他族往往以違言交構自府君耕步胥讓里人化之守望出入互相資扶居然一善俗矣其斯潤飾草創以啟後人者乎府君之傳於家世垂基之後重樹基也故因致柔之請而爲之傳

浦江吳彥撰

守剛處士墓碣

行華五

自焚屍沉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爲之太息有若傅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勵人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歛已昇出中野縱火而蕪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蕪已編荆成筐實以象泉拾遺骸以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清泠之淵守剛尤痛忍之深俟諸兄還舍且泣且拾堆置沙上脫所服緼袍裹之奔告於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留間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槨藏之適堪與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爲擇地一所守剛備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柏於四週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予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柏蓋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剛其字余之所命也傅氏金華孝善里人曾大父大父父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

書誦不輟泊長登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
人家子車馬焜煌冠服鮮麗煥如神人守剛薙衣菲履廁其間怡然
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立踐蓋粹然儒者也聞出
爲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
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悃欬惻
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爲已藥之廖守
剛諸兄不知書競割戶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與歸
出爲問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授偁之女爲配年過
四十生子鵬七絕愛之頃刻不見鵬七意輒不懌時撫鵬七頂曰吾
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卽死不爲餒鬼矣余家潛溪抵守剛所居僅三
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
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旣守剛坐廳作謦欬聲以爲之大笑守
剛忽謂予曰致柔老且死鵬七眉目娟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曰默

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蘿山，出仕於朝，入翰林爲學士，久不
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余還金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於
庭，問其姓名曰：我鵬也。曰：爾何爲服衰麻？平曰：先人不幸，以今年
春二日朔死矣。問壽幾何？曰：六十有七矣。曰：葬乎？曰：未也。死後一月，
權厝家西東阜之原。曰：爾今同處，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鸞亦
歸童某，今獨侍繼母童氏。以君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軸，及
用經史事，贖李翰林蒙求三帖以進。余讀之，見其遣詞豐縟而考史
綜博，嘯曰：守剛有子矣。予旣歸青蘿山，鵬也持其門生所爲狀來，請
曰：先人制行一出，誠慤聞人，善不翹若己出，見人爲惡輒攢眉而避，
并曰：一炊啜白水以代羹茗，享太牢人咸以爲賢。部使者潘公黼聞
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也手泣曰：我生無
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塚上，不
翹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憐而遺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

勵人人乎爲之銘銘曰守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踵君子

之躅其斯

學士宋濂撰

洪武己未

有序

守剛徵君誄

守剛徵君誄

夫璠璣可玩而非培壘之易種翡翠洵美而非籜籠之堪蓄豈昵近而索遐哉蓋云殊性而已故曠世而一邁者真之會也尋常而積習者物之薄也若夫榮黔棲閩陶那繕真斯固垢粃纓弁而縱橫夷曠者矣世運膏爍山靈匿曜遂使涸風千載寥々若然者薰蕕非殊稟而素質淆於青黃浸淫不返良可慨夫茲

明興徵君守剛傅致柔氏德含中和之粹學總根華之辯旣窮圖以復性匪挾藻而炫觀屹々焉融々焉其器宇以凝昭於吳立夫先生之門矣於是王孫公子羶附影趨水紈霧縠遊揚於春沂之傍爾乃寬褐芒屨謂先生索於形骸之外習務專一取法楊時道先孝弟宗

依閔子吐爲詩文蔚然斐然雅非其志也不幸背父值元火葬之俗
不能奪於其兄冒烟啼血旣裹遺骸於流波怒其違制甘爲兄絕於
焉檢匣陰藏蒙訓積織廢王哀之蓼莪枯許孜之松柏旣屢歲矣始
得營地改葬焉近四十而鰥未嘗須臾忘先靈也冒危濤而延醫得
瞑藥以起父由終身以券孺慕能竭者力至若陋巷簞瓢供朝晡之
頤織絢緯簫充魚菽之祭一糜之噉過於太牢一縷之着溫于狐貉
湛酣先民捐屏末俗宋潛溪先生以一代鉅儒資其麗澤雖趨轍殊
軌實爲比權之人晚得一子欣托詩書殆所謂身世聽命家人忘貧
者與部使者潘公黼聞而薦之會疾危甚坎坷佗傑有頃竟卒得壽
六十有七卒於長山孝善鄉之東傅里近識悲悼遠土傷情嗚呼實
以誄華名由附顯尊腴德義潛曜奚論焉夫其逝不移慕迫不易操
有合典謨無訾前志附青雲而流聲宋先生銘之矣按生平而爲之
誄其辭曰貞辭同流操尙特立薄日培風凡鳥離匹曰惟若士適

衷民極識其大者托筌墳籍事親爲大易色賢七延醫療父破良駭
然不有其身父病俄痊孝友自敦不琢者天是宜褐寬賤彼狐貉以
高屏伎求逝者不作沐猴而冠世路紛錯子之悟之何悟之豁遵俗火
葬隳_州蕩盡匹天伸志不淆其性父兮生我其骨可燼兄安其習子
拂其令衰薺而藏怒兄絕我絕我自絕爰得我所以師里社諄曰其
可計日珍遺卜窀廬左纘顏負土予手卒瘞懟兄庸愈庶不廢初雙
表寒啼血盡松枯有鱗在下曾不是圖貧適其常一蔬一糜味盡太
牢此外奚爲豈不博洽匪以干時情性鬱結與子言詩逆運凌夷彬
彬鄒魯降世翌聖乃在吾婺子學伊何將無其伍絕編見性亦旣楚
楚行不詭世華必綴根不曰輔仁潛溪合源嫉耻形聲好不妄論舜
何人也剖籓而門何適非心風霜焉改
聖主弓旌林幽呈艾豈不爾聞蒲輪以待一疾遑廻使者矚駭嗚呼哀
哉願不違素遇酬知止何戚何營瀟然者子默婁旣亡幼安亦逝子

今何求沒而已矣

浦江太常博士柳貫撰

冲霄處士傳

行璣一

蓋嘗閱宋潛溪集而知傅守剛冲霄父子也守剛氏者篤行力學故嘗痛父火葬而陰裏燼成塚至爲諸兄所屏絕終其身蕭然窶也其子鵬鵬乞宋先生文銘其墓世知有傅守剛氏云冲霄名鵬鵬守剛最晚舉之嘗携以見宋先生者也夫文章之道至宋元漸滅盡矣宋先生獨冥擷周秦兩漢之緒而窮年砮匕哀然成一家言與世儒擴擴訓詁詫口性命相標榜者異是當其意不可一世士而守剛獨以臭味懼然骨肉不亦磊磊蘊藉哉最後宋先生侍

高皇帝帷幄傅太子以文章潤飾聖治未及薦而守剛貧瘵坎壈

以卒遇高光而有嚴皓遇劉葛而有崔龐鴻飛其匕士固各有志哉於是冲霄甫弱冠其篤行力學如其父有賻父喪者概却之曰遺命

也生不願豐死不求贍既葬負土成墓爲廬於側也居嘗訓里兒爲
饒資父每疾晝課兒夜侍父衣不解帶者久之處族里兢匕退讓生
平無違言嘗聚族劄譜叙家世以示敦睦謂家本洪族以累徙阨亂
運至今世德閉塞未揚吾罪也其爲詩若文宋先生稱其據事覆遣
詞豐亦自能世其父書猶惜其不傳於今耳余之意不在書宋先生
故寬然長者當其以帷幄重臣賜歸休沐其馨歆足噓寒谷而歲蕤
之川冲霄以舊侍父執出一刺漫漶中當必有如孝標之泣然於彥
昇諸子者其贄以詩文而乞以銘此其不忍湮沒其父之意孰得而
加之而後先一心存不願豐沒不求贍是真能養志者也嗟乎蔓附
松而凌霄蠅托驥以絕域閭巷砥礪立名之士離青雲而湮滅者可
勝道哉冲霄蓋辯之矣昔東陽許孜之子生持父孝行向京師貴人
哭曰傷哉父也至今與白草全腐於是孜之孝大著於天下持衡者
以子能成父其後父子並賜祭春秋載在令甲守剛雖篤行附宋先

生而益顯則冲霄之成其父可知也

德一府君墓誌銘

大理寺少卿金桓撰

府君諱其瑞宋元間廸功府君卜居茲土傳世七葉生齒未蕃疆理
仍蹙歷年旣多僅拮据而糊朝晡焉蓋聞宅不端方不足以萃一隅
之氣土不廣闢不足以聚百年之積故府君博採堪輿之議荒度原
隰之宜離舊址而漸東連別阜而益曠山叢亂棘籍隸他人多方而
計售之悉力而勤墾之奕七焉盤盤焉足以聚族於斯矣儲胥旣預
乃構乃堂以塲以圃惜乎際元末之亂運乃兢守以亢宗然規模固
已宏遠矣况夫孝友仁厚敦族睦隣本支藹氣體之和出入資守望
之助家式其誨罔罹犯義里遵其軌不困橫征五子遵循義方振振
紹有家聲六世之後興也勃焉源遠者流長其洵然哉故樂爲誌而
銘之銘曰佃彼穢蕪東山之隅曰予未有家室拮据卒瘞以聚族而

攸居

提學僉事潘璋頓首拜撰

能一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中元字應魁別號漁湖能一其行爲人偉貌坦懷慷慨知大義不覲上與俗浮沉父累貲故饒家世醕謹不爲一切幸不至糜散而已府君旣代父秉家日率童僕而程督之悉當父心時天下初定矯元制法頗峻府君昆季五令四弟各治生而以身當諸利害酌歲入而以其餘贍貧窮遠近賴之諸季旣各有室新堂構居之增闢先人制度門臺宏敞堂室幽邃謂家世閎闊以上居累遷值時事艱難之會庶事革創今涵濡聖化而因循固陋何以示後人識者壯之附鄉余氏領里甲歲徵戶億矣府君以戶甲里中得代歲終報最爲一邑先有司數舉酒勞之無何聞於郡太守延爲郡鄉賓當是時歲徵緩急羣戶所不能應者主徵者先之其後傳集諸戶中督應如數其窮黎力不能堪者有司更爲桎梏以洩其忿徒拘縻而已以故主

東山作... 卷之八
二房子重修

徵者不待吏番而坐憊獨府君調濟得宜上下賴之當其代余氏謁
有司他主者多炫服府君獨衣布躡蹻有司愕然曰真長者至以他
境併屬之會歲祲羣戶告窘請立券以俟有秋乃管其窘者置酒召
共食焚其券曰若菽糊而口是時也或諷其急聞於上庶幾無累府
君惻然不忍也由此遠近人人義之終府君之世無復負徵者府君
沒且數年余從里之諸父老言及此事未嘗不於悒流涕也四子各
遵義方家益饒富食指盈百其昌大更未有艾也是年卜葬于下祝
塘之東阜而某余姻也束幣乞余一言以光窀穸余雖不文敢不敬
誌而銘之

銘曰人困於徵而代輸之身周於德而世享之不於其身於其子
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之報施善人也常如此

戚昂拜撰

能一府君像贊

望之凝然卽之溫然秉心塞淵嬰兒肖全斯民之先追祖象賢曷不式焉彼美文懿片言如椽

吏部侍郎眷侍教生潘希曾頓首拜題

四大房祖廳記

按茲川堂正廳及前後兩明堂名爲四大房所宗當府君分析之初量基拈闔已各有之矣二百年來世守昭然廳堂明堂訓二府君有其半訓五府君之伯一伯五兩府君有其半他無與也府君爲家世不遷之宗先是公祠再創猶議特祠四世孫安及五世孫成文等倡言曰古人祀於寢室是寢室亦得爲祠也况府君經營阜業以貽後人於焉居處乎禮曰思其居處且今孫子各營堂構不混故室故室幽閑神明之所萃止也乃撤其圯蠹而更新之川堂週以甃垣塑府君像於中當是時追遠崇報之心雖合而捐其世守修飾祠祀則訓

東山作日... 卷之...
二府君伯一府君伯五府君伯十三府君訓二十府君之後人實專其費也以先人寢室還祀先人豈敢復私其有乎仍恐後人不察猥執四大房公物且有乖迕私相授受紊厥舊制者識之以示後人
并附禁約

禁約

廳堂奉府君像便與祠廟同茲附廳堂而居誰非派下之

子孫乎往七堆穢就廳中營作囂紛大千褻瀆非慈孝之法紀也且各房的分世守昭然訓二府君之後訓五府君伯一伯五兩府君之後捐私歸公因以作廟者也何得藉口公所敢行私用乎除已往不究外特茲會衆立禁神明在上正廳非動作之場也明堂非積穢之地也公祠非可私相授受之物也但念訓二訓五府君的分後人迫於居隘婚喪二節係屬先人氣體從權借用除外有犯前條及強稱得分擅用者稟明祠長族長議處不悛呈究不恕舊制廳外左右及前爲廳者三今第存其一因托香火俾世世知故蹟也

總理祠長 本瀛 本鍾同梓

重修報本祠記

古者立廟國遷而廟不遷士庶之家何敢上擬王公然律總大法禮
順人情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勿禁况水源木本之思無貴賤一者
乎

聖王孝治天下教民返古復始則始生之地君子詎敢忘歟此卽先輩
就一府君所建之廳尙像以祀之意也然自建造以來至於今日

歷有年所榱桷杞梓皆是宋元舊物貌廟雖古而傾圮可虞矣今

上御極之元年派下子姓謀所以修之雖義助租息積有羨餘足供作
廟之需而任事獨難其人僉曰誰任其經營誰司其出入誰相其興
作紛糾襍沓曠日遲久非易事也而十世孫諱爲楸者願董其役取
材於山誰能度之庀工於肆誰省試之而十一世孫諱光盛者願任
其勞攻金攻木之匠運木畚土之夫誰其膳之義助董事諸孫願分

職其事孝思勃發志堅若城告廟興工迎

府君像於一適軒

軒係叔盛中堂

經始於八月落成於十二月十五日僅十旬

而堂成卜吉于雍正三年十月十五日恭迎

祖像入祠供之中龕而以四子配之是日也迎神進主肅將祀事祭畢

羣相燕飲以落之坐定長幼相率而言曰我祖草昧以闢此土也延

至於今戶以千計矣然上溯高曾悉屬同桁共爨之人雖非五服之

親實為一氣之戚登斯堂者孝友睦婣任恤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

者乎若夫堂構窻櫺悉仍其舊者非不能高大其規模正所以循我

先祖且以昭儉德於來茲也不肖同董是役故始末週知用叙其事

以為記特立議約并董事樂助諸孫皆載之左以垂不朽云

總理九修宗譜裔孫

為確岸名益

百拜撰

立禁約大宗祠懷義堂為申明嚴禁事切報本祠乃

能一府君暨周氏安人之寢廟由來久矣原其始則此廳創自府君當

董分析之時以中庭中廳及前大天井爲四大房公所外其南北兩廳暨中庭之左右兩天井一半分屬訓二府君一半屬伯一府君伯五府君派下之禮二十四府君世守昭然者也至四世孫諱安五世孫諱成文等倡議立廟塑像於中庭當是時追報之心雖合而捐其世守修飾祠祀則訓二府君伯一府君伯五府君伯十府君訓二十府君之後人實專其捐費也至於今歷有年所勢將傾壞彼二房衆志所不齊難爲修理願將南北二廳天井助入祠中爲此祠理首事等會日議將義助租銀起造撤舊而新之查舊譜所載禁約廟雖歸公仍許一二房婚喪借用今則義助重建非從前由舊之比況子孫各有中堂足可婚喪之地更不宜藉口先年分屬之說擅自啟用爰立公議禁約如有不遵定行重罰其工費樂輸并條例開列於後法在必行須至約者

禁不許

禁不許

訓一許開

禁不許聚羣局賭

一禁不許停柩
二禁不許私堆六種

一禁不許夜宿
二禁不許稚子敲磚塗畫

一禁不許安農具重器
二禁不許過往損壞門壁

一禁不許匠作做工
一禁不許寢室屋頂晒眼

一禁不許私設筵晏
一禁不許天井堆糞開掘

已上禁條違者罰銀二兩其損壞牆壁者賠償外罰銀壹兩

祠長 伯十 為珪 字瑞玉 伯五 為瑞 字貞吉 伯廿 為卿 字雲祥

訓二 為崧 字子嵩 伯 為郃 字爾稷 伯 光煥 字南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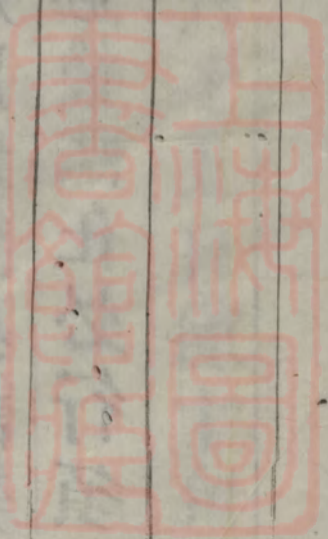
批二 世修 字齊先 訓二 紹梅 字商賢

監理 批廿 本武 字惟周 伯 為瑾 字其璨 訓二 光範 字映疇

伯 光軾 字惟式 伯 光燭 字文卿 訓二 光深 字汝淵

批三 紹增 字川若 伯 紹賢 字啟承

董事頭首 批一 本鰲 字占一 伯 為林 字叔盛 伯 為染 字子習



為邵字爾稷
為礫字其輝
為瑠字佩三

光斗字天樞
光盛字惟耀
光炳字惟著

光張字孟師
光燦字文卿
光良字六階

世昌字燕及
紹梅字商賢

總理昆由字
為林字叔盛
光盛字惟耀

義助木料磚瓦工食共去銀壹百伍拾兩
人車銀塞恭非忠

伯九府君派下助大松木三根

禮八十七府君派下福雷助銀八兩
前助寢室前香爐一座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訓二十府君派下沛七百三十八孺人王氏捐貲十餘金倩工裝金

祖考妣兩像坊善堂里中

雍正六年戊申冬月

訓二十府君派下十世孫為林
喜助中庭寢室屏棋匾額永思

龍飛雍正七年己酉桂月朔日

大宗祠懷義堂同梓

能八府君傳

府君練達世故善處里中曲直推爲邑老人當是時邑長吏時召見
三老問民間疾苦府君條對從容時羣議滿庭惟府君所陳輒當故
府君時時有所建白邑長吏不必鉅筭索奸得號爲神明者府君力
也廉直公平嫉惡護善尤務脫人於阨或與之謀無不披肝露膽計
畫萬全絕不肯輕爲然諾以故里人盡德之其生也乳於長嫂事長
嫂如其母及卒以心喪執禮致郡邑吊客數千人車馬塞巷非忠信
服人曷由至此世之見人落陷穽反擠之又下石焉者聞府君之風
其亦可少愧也夫

青村金涓拜撰

訓二府君傳

府君傅公能一府君之長子也行訓三號堯江自其弱冠時而沉幹

善謀出人意見表父太公任以家督尋代爲戶祭酒太公爲人寬卽羣
士戶負課多縱弛府君則戴星周行里中督責不少貸曰是國課也誰
敢然衆嚴憚府君敬而稱之曰訓二公相云由是課乃以時報最領
運留都餉幾二千兩將渡江會

詔下免蠲其所運府君遂晝夜馳歸以所運付太公曰此皆民脂民膏
遇蠲而徒以益官吏之橐不使同鄉共井之人得沐幸也劉東野
皇恩我則愚矣且隣運有沉江者以狀聞有司亦不責其償我之濱於
溺累矣設同舟且奈何兒欲以所運召諸負者而還之甯以身當諸
利害有頃邑當事責對簿而所運在蠲免之內又聞給還羣戶遂不
竟其事羣戶感其德爭尸祝之而

協和堂記

協和堂者玆二府君析居何村所營也何村去府君故址數十武隔
東山一阜由西稍轉而南向府君母安人出其家繼母徐生二弟府

君懇於其太公得析居就母家居焉庶幾朝夕溫省也當府君大父
時故與何氏周氏朱氏襍居東山自府君徙居後向之爲何者轉而
爲傅矣堂旣成顏之曰協和府君意豈不曰吾請於父而析居疑於
戾疑於不協其究使之無所嫌而終不失其爲和是以其析者協之
也後人能體此意庭幃無乖戾兄弟無間言其斯協異爲和而世阜
此堂哉

皇嘉靖歲在庚戌仲冬之吉 邑人進士陸東撰

歲壬午孟春西隈傅翁壽九十邑有司奉

詔賜高年爵一級於是傅翁服章服叩首謝曰

上恩諸子若孫髮皤然白者襍然頽者鬢然黑者舞斑衣庭下翁矍鑠
受觴匕畢姻戚捧觴以進而

惟壽關國運惟朝有邳隆之徵故野有龐壽之瑞語曰世或亡民
上壽斯其故可考已翁器宇凝厚狀貌瑰偉驟而遇之嶽峙玉立忘
其爲里中人也咸敬愛之與人不苟言笑動有準繩少年跣跣面斥
語不少貸人人嚴憚之然一稟於長厚平居不妄持人短長獨其性嚴
潔不喜紛囂甫弱冠別構重門邃室非佳賓貴客扇不易啟也晨興
授筴僮僕而屏居一室最後分任諸子其所居自如蓋不習于熊經
烏伸之術而以敦鎮澆以靜却紛以故年九十而步履輕捷行不須
杖有司奉下人宗人子弟不命之遊不煩其劍戟取地半

恩詔歲具肉帛寵以章服優遊里中匪祿而養匪爵而榮况夫令子賢
孫遵義方而昌閭閻者繩繩膝下乎既序之而系之歌以侑觴

是序之後當有歌今缺

歲在壬午孟春上元之吉

東訓五府君配安人周氏合墓下祝塘山東墓誌銘

并贊

東山傅氏之興也自能一府君始訓五府君其仲子也府君諱仕環
爲人龐眉端凝不苟言笑坐卧起居一稟槩籒屹如也其器宇軒昂
儼然尊貴少長無敢狎見者處家湛密有幹日授筴僮僕而程之陂
園疆理視昔有加而特不混跡瑣七也非祭祀燕享不羣居性好閑
靜以舊室近囂自弱冠析居而別構廳堂週以甃墉繚以櫺門日夕
端坐飛塵不入家人子弟不命之進不敢進其峻潔如此年踰耄耄
康步不扶危坐不欹或謂其以敦鎮澆以靜却紛蓋合於養生之旨
其信然哉邑大夫聞其高誼延飲鄉飲酒力辭不赴常自言曰奈何
覓貴人一禮而委蛇匍匐爲也最後奉封賞貴客風下恩厚出貴
詔賜高年爵一級章服遊閭閻逍遙杖履者逾十年子孫斑白戲綵庭
前某月日九十懸弧朱履瓊筵慶吾鄉之挺瑞人而府君亦矍鑠受
觴踰數歲一日無疾卒卒無他囑第謂吾昆季願同歸於下祝山蔗
幾夢魂猶依七于一堂也元配安人周氏幽閑貞靜舉案齊眉猶爲

僅事後先捐館同墓是山謹按狀而銘之曰

而以瑞履豐於塵匪同疇寬褐而享貴容疇鶴鴿而急荒叩宜下視
情之隴鬱其崢嶸

豈以訓五府君像贊

廉使馮亮拜撰

體麗而豐貌肅而恭巍冠峩七匪緣貴崇自擅達尊展也素封屏囂
絕塵挹彼高踪望之儼然端坐其中適追義方曷不肅離翁也

馮亮并題

對其訓八府君傳

只府君以里社公平推為邑老人境內利病時時得佐長吏畫便宜
使里中無拖累以此人義之稱為長者

歲進士除授外翰年家眷弟郭自芳拜撰

訓二十府君傳

并贊

處士名仕勤昆季四人席父饒貲伯任家督叔仲兢勝雄眎獨處士
優遊不屑問家人生產日烹鮮觴客取快愉而已或諷之爾不覩諸
兄日益乎處士笑曰唯七惟然故我無事益矣父以其少故昵之又
憐其不治生授室以居之則辭室挈橐以私之則辭橐謂兒不肖不
能詩書纓綬佐斑斕一日權其所貽於兒者侈矣其天性如此生平
恭謹慈愛雖狎必以貌而囂譁曲直之場避焉若浼其持論以爲奢
狹盈虛皆身之幻也百年幾何惟是知己故舊會意含樽爲須臾權
豈以幻易吾真哉處士不治生而生益治則伊子之能亢其宗也野
詔史氏曰飲河厭腹灑雨益濡處士悟之何悟之辨假令執籌鑽核日
計不足豈能以身兼再世之福利哉登泰華而趾縮於崑崙泛江湖
而情馳於滄海小器易盈貪賄何極夫圭然陶朱之以布衣躋王公
雖其人之膽智哉亦乘其時之可爲也

崑崙李夢陽題

訓世三府君傳

府君爲人嚴峻不苟儕于俗慷慨立信義不輕爲然諾歲祿輸粟千石賑貧民之不能給者所全活衆甚奉

詔得賜爵一級其自邑長吏而下與抗禮出入乘輿襜帷里中人益嚴重之邑貳某有事境內施氏聞其高誼請府君代施爲主人爾時施亦豪宗也其人青衣行酒左右爲耻之其人謬應曰彼長者且與我約爲婚姻左右揶揄姍咲至唾其面曰汝若能婚此吾儕人人市牛酒相勞也頃之其人卑辭請婚屬客遊說府君欣然許之比嫁益多具粧奩盈門爛焉向所與決者果人人市牛酒相勞也其令人敬重如此

儒林郎薊州府清軍廳通家侍教生余如愚拜撰

一 批一府君原配安人蔣氏續配安人徐氏合葬裏爐塘山墓誌銘
府君諱通字亨伯號景隈初母周氏娠七月舉府君意其孱弱不勝既離抱麗厚魁岸精幹倍常當大父能一府君世家日隆起府君席

父遺業不別廣置田園特以其歲程什一而善息之歲無失筴居無
何貫朽廩溢敝緼革舄先諸備保襍作戰塚不辭勞非賓客至未嘗
一食梁肉日噉糜蔬不覆篋髮垂白率以爲常後先六子日程督其
治生不少貸曰翁劬而積之若偷而耗之乎長君任家督以主度支
爲郡邑優重所結納日煩坐不令府君知歲時上壽僅設蔬菜卽肉
不兼味歡然爲加飡其儉素天性也府君自奉過約而篤於義晨出
見糞者進而糜之謂吾所自糜者此耳聊共薄也歲大祲里遠近噉
匕甚矣爲蠲佃者歲之租稅里人多賴以全活最後以資散諸子各
爲巨室當其身不輕易一衣不輕殺一牲不輕營一工也先娶蔣氏
早卒續配徐有丈夫風工機杼達旦不寐府君往盧外便率作有暴
容矚其橐羣闖而入安人舒徐投灰下障其目有頃盜以手從門隙
入持斧劈其手自是犬無夜吠矣先是府君追蔣安人嫗德絕意續
絃久之獨季公念府君過自約而不肖昆季遵誠各治其生率不及

時以甘脆進又恐拂府君怒陰納采於徐事既就矣府君強從之卒能嗣音於蔣安人者非偶然也是爲銘

銘曰歲月拮据良士瞿七荒蠲民租已則饘粥而他人是圖其斯爲德于閭閻

衆議王汝述

嘗竊觀今巨室世家兄弟不幸棄其母則百計撓父之續娶藉口異母爲豐端其家至有世誓不再娶者卽他幸有子陰誠使不舉此無他故恐其再舉子而產漸析以薄也在骨肉猶然較量況其他乎則世俗之偷可悲矣如伯十府君之強翁以續豈不亦秉孝友之真哉徐有子二而今阜先業而益大之安人猶篤愛其前母之子母儀足式而伯十府君之昌天報之也示後人知之

毗二府君行狀 附安人阮氏

府君旣析居外家自以長子離父其先諸弟承事益虔何村去踏道裏背山隔岷數百步寒暑雨雪履屐無日不往返甘脆無日不錯陳

也居久之以領運無害當父心二弟異母藹然一氣也故何村新營
告成顏之曰協和以示後人爲人性嚴重沉默義方督子未嘗少假
以色僮僕日受程對責凜匕畫一內外肅然然性慷慨磊落知交親
戚以急告每罄橐鼻之忘其內顧也雖羣居未嘗一持人短長至其
重然諾始終不渝生平非特性不敢燕客燕昆季亦如之自傷析居
或與骨肉不相屬會輒治具流連竟日夜或以夙燕進輒怒徹去其
重厚不苟類此不幸中道而卒配安人阮氏磊匕有丈夫操先是府
君運餉留都一舍孤懸有暴客猝至安人急登樓陰戒婢輩從樓檻
謬對左右語佯爲部署狀語巖持兵械從樓上擲地作聲賊疑有備
相顧解去助其子起家享年九十有六幾稱上壽云生二子長玉瑁
次玉瑛一女適鳳山陳國瑞壽踰百歲今衣冠田業居陳氏之半皆
安人之遺也合葬南阜去居三十步

嘉靖癸卯東陽舉人盧圭撰

白珽三一府君配安人洪氏合葬七架屋墓誌銘

府君諱海仁厚天性善處家庭父子間常自言曰昆弟是吾氣體也何介七癯澤間縱明奪吾有以益其澤吾尙安之若滋爲閭牆貽他人笑資吾則鄙矣伯仲聞府君言友愛有加太公春秋高坐是日爲加澹少弟析居石獅塘相過設席涕泣勿忍別其友愛如此太公性嚴潔獨創後山頭廳舍諸子不易啟扇以故伯仲五別爲廣居獨府君守其所創謂此吾父衣冠所出入也奈何令後人忘之族里有違言多方解釋之使無傷敦睦一如其家庭以故里中耕畔胥讓長幼各循循雅飭者府君倡導之功居多遺貲日阜未竟所志而卒配安人洪氏齊家有法義方教子能亢其宗爲誌而銘之

墓銘曰有懷二人懷在意先父所愛而愛之澤不謂偏合壙簾之聯

我翩戲萊綵之爛熳

嘉靖己丑邑人進士潘徽撰

東山集卷之十一
批四三府君傳

府君出自繼母先母子伯兄或譖之太公幾至投箸賴府君往亡爲
暴白又乘間涕泣請于母曰伯兄本吾同氣幸曲加愛護使後世稱
爲賢母兒之願也當是時父子兄弟析居終無間言府君力也爲人
湛密精覈有巧思出人意表構樓三楹其窗欄棖桷自置成畫授工
鑄鏤制不甚雄而精巧稱絕爲窻一積百工始就他人窺伺慕效莫
能如也至日用米鹽纖毫有程以故家無失筭蓋明於大而不黯於
細也

批六九府君傳

府君大義所在應之若响少弟獨見昵於太公有客從郡中歸稱某
甲兄弟致鬩至讞于臺使者家業蕩然府君愕然曰嗟乎以是錙銖
致令自相魚肉也豈不愚哉微仲言幾踏覆轍矣乃益拆籩爲治生
伯兄過菲嗇非宴客及爲人宴日噉糜耳嘗具豚肩勞苦之謂此弟

不腆之田無虞於饘粥蒸嘗不及時行樂何為慕仲長統山水趣養
駿馬具行幕芳辰美景結客郊行會意處張幕陳設酣飲為快品左
右勝地得景者入繪為圖而自繪小像於中曰置爾老是鄉也足矣
於書不甚沉潛頗窺大義誦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謂古人
獲我心遇騷人墨客吟咏縱橫風雨集河漢流也晚年率族修譜未
竟而卒府君清標慷慨絕口不言城市顯貴與物于七罕見其疾聲
怒色人與之交如飲醕醪不覺自醉其竹溪之傳歟抑葛天之民也
癸昏公不即不卑中自賦蘭序增廣生眷晚弟唐兆亨頓首拜撰

當石獅塘析居記

石獅塘析居始于批廿九府君故址俱西東向南去祝湖七百武西
傍西周東傍毛塘周坐畝田南向為石獅塘新創云其創正廳三名
繩武堂廳後為茶堂再後為堂樓三繚以軒墉七外互為樓翼之經
始于嘉靖某年以某月日盡室遷焉當是時太公別營後山頭昆季

居之府君意未愜故舍其舊址另自卜築以發舒其志氣先是客有
爲謀址于東山隙地者力持不可謂百年創始徒規此一隅非所以
示端肅遺後人也既定居之二十載而府君季公復創樓者三勢更
蹙起益壯其觀其爲人慷慨敦大義式于一鄉人多稱之既卒以早
世未卜葬地伯氏爲迎柩于下視塘山能一府君墓抱膝坐焉

請于府君曰伯氏爲迎柩于下視塘山能一府君墓抱膝坐焉

一 班二十五府君配安人蔣氏合墓外爐塘墓誌銘

僉憲潘徵撰

府君爲人至孝志量魁傑先處士既不屑治生府君代之日烹鮮治
釀奉先處士歡數十年勤劬而業復大阜居久之復崇大其居室爲
人操切拮据日不暇給然公平持大體室人糗奩盡佐公費次第爲
三弟擇室務勝于己當是時先處士及三弟所欲爲不俟其出於口
也友愛昆季旦夕必會食或外游不及與至輟食嘆曰百年幾何乃
同氣連枝忍令其歧異乎既年踰七十頗有桑榆之感焉乃食置盡

東山傳 卷之十一
歡已而約曰吾與若生同氣死同歸其魂夢猶相依地下吾願酬矣
故捐資買塋名外廬塘兄弟俱塋焉又數年卒得壽七十有八安人
壽八十內贊齊眉終身無間言爲誌而銘之
白岳山人楊詵撰

北四十四府君傳

府君爲人剛方不能以睚眦屈於人會諸父從昆季競以資豪於是
獨府君生父處士雅喜游閑不屑七求田間舍僅守遺業而已府君
請于伯兄曰兄任家督不及時勉自恢張比析而爲四其餘幾何卽
有不易不協之患何以堪之伯兄唯七屬府君謀曰受職家督與伯
兄擇任而行之悉智力拮据久之業隆起其昆季得從容積儲卒至
阜宗也

北五十三府君傳

是時伯兄旣已綱紀內外巨細畢舉矣府君委婉柔謹更得伯季心

伯兄既獨創鉅室別居或諷之曰是攘而所有也謝之使勿言曰孰使我厭朝晡而荷堂構者非兄之力耶生平無疾聲怒色犯而不校鄉鄰有鬪垂涕泣爲解之繩諸子義方凜不少貸勤劬歲穰酌子母而稍息之日計不足則計之歲以善居室稱

此六十五府君傳

府君訓二十處士季子也處士故好客上至府君以幼故輟侍席行酒令所受塾師詩歌以佐客歡益昵之既棄處士父事伯兄初以昵不習艱難最後折節治生襁褓先諸獲靴疎隆寒不厭居每嘆曰思侍家大人行酒權客豈可再得乎與伯仲友愛益篤爲人慈愛廉謹遇遺物於塗訪而返之生長不妄折也

此六十八府君傳

府君爲人倜儻慷慨意豁如也是時居漸以隘人有餘藏饘粥治生而外不爲一切兢匕捧盈持滿府君厭之酌歲計之入而以其饒奉

賓客七至珍錯俱陳不醉無歸所居潔甚日焚香一齋花卉凝眸信步嬉游一童子執爐前導俗客僖夫一入其門若將浼焉其志趨迥異習俗以故不屑七家人生產最後謬信堪輿家言劓剔居七輒不利產稍旁落然其器量過人後人多追思之者

已上四府君係從曾祖哲董修宗譜謹錄其嘉言懿行以俟後之能立言者

從姪孫成哲謹撰

伯二二府君配陳氏側陸氏合墓南阜墓誌銘
府君甫弱冠太公耻二府君漕餉留都已復餉山東是時法令峻甚稍違令甲坐髡鉗鬼薪纍七也比竣役動踰歲時家務紛糾以長故委以家柄左右旁試之其敏幹馭焚見事輒舉綱紀出入織鉅綜密族長老及左右俱大駭太公爲人以嚴見憚當其屬以家秉時諸一切著爲令七千里如其身見之不然者不爾貸比還三嘆謂安人曰而翁有子矣居數載太公卒府君泣曰傷哉父也志未竟而卒蓋是

時太公就何村析居第構廳堂各三楹及門意欲併構樓廡而其趾尚爲何有會數領運賄陷慊亡未遑也府君及是與陳安人分職內外晨興督諸傭保疆理芟治歲給歲儲家益阜府君善觀時變傍何村左迤上山阜閒曠供菑牧之場以先人稀少故也於是生齒穡聚隆隆日起爲人深沉能算君常量營堂廡材具某宜陶謀爲陶某宜木謀爲木比基屬鳩工庀材遽成於不日人不知其所自也至是始週垣層閣連絡成一勝居亡成而產亦四倍於太公時雖日夕拮据然其籌畫亦遠矣生三子督以義方享壽八十有八其治家一稟于嚴時子孫男婦數百指內外凜然族里尊重之合陳陸二安人附葬先塋右後三步是爲銘 銘曰父塋不離居而塋不離父居乎居乎而旣成而下報而父而含笑于舊廬其羹墻在簷除

隆慶丁卯

邑人主政梁淮撰

十四世孫文科曰吾宗訓玆間世業阜矣然猶兢亡守管鑰幸日夕

東山... 卷之...
無事他一切未遑也伯阡逮禮數十年來嘉隆之際堂構改觀萬厯
初載疆理滋廣後先經營示後人難遽增飾其規模宏遠矣約畧吾
宗譬之種木訓趾以上其日滋培乎伯阡以下其日繁茂乎語曰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襄陵之波非一旦之霖信然哉春華期於秋實
科不肖矣嗣科而爲人後者可不慨然自奮乎

伯五府君配安人李氏合葬爐塘山墓誌銘

國初稱浦江鄭氏義門其又百餘年而金華有傅氏蓋自成化迄今
而幾逮曾元也余聞其事而艷稱之乘間圖與縉紳先生上其事與
觀風使者庶幾吾婺兩義門比閭相望也會余家居某介某以府君
狀來乞一言納之壙中府君卽同居所由始者旣卒久之而今將以
安人李合附於裏爐塘山余旣艷其事因追憶其人而爲之誌銘府
君諱玉銀字秉用號樂吾府君睢上怡怡寬然長者內行截然特以
不受世之鈎鉅而守其肫匕一念而已太公資饒甚府君爲家督謙

繇不入己囊故析居後產初不逮中人安人李氏旣歸府君會太公所給田竭力止糊餽粥安人謂府君第安之家吾家耳成吾家而籍之人我獨不愧於心乎初成婦遽易去新婦粧布衣操作而前五子次第成立不待太公再割產而產已倍于所割然猶阨塞不稱志意則時七語府君曰所生五子是合之而差免于窶卽五分之而不窶五子乎爲久居畫分任五子伯爲家督朝受筴而夕課程稍負課咎于庭中匍匐禁不敢出聲業益隆起則膏腴鳥輦次第甲里族矣安人有丈夫風某甲資豪于族屈指召諸子曰遲我數年耳卒如其指而是時拓址創新居闢堂寢規模宏敞積數年而後成安人之治家也諸子嬖先諸獲女紅如其外而身自爲爨曰而媪爲其勞者餉若隆寒泝泝十指鞞寐欣七自得也謂婦與有內政主蒸嘗豈其日嬌容孃體而弄倩取憐爲旦夕妾婦已哉見工纂組者曰不如吾布桌之完也見飾珠翠者曰不如吾荆綦之稱也子婦率化之非新婦不

東山... 施脂粉不御綺紈也其教歸於勤嗇類此居非容至未嘗烹鮮而最
後五子爲人父每夜爲一席更相把勞預籌晨興事也以故當安人
世業日廣而鮮敗事云

銘曰不識不知嗚也者誰天作之合婦優閭德居右則儕吾其猶
而人哉聚族同居爾墓木拱如佇表爾閭

嘉靖辛亥邑人給諫姜良翰撰

姪孫成哲曰惟我伯祖妣李安人所稱女中丈夫者非耶曾大父厚
積而所置田園寥也大父藉遺捐貲修其業而息之安人分任五
子合而治生其規畫區置層墉叠閣授後人世有甯宇皆伯祖李安
人之手澤也追箕裘而顯揚之以俟賢子孫謹識

五世同居記

嘗觀范毓李昉居室而角弓闕墻之詠爲之一大慨也今古人情不
遠

國朝吾婆猶有鄭氏至今家長老數言金華之東山傅氏也傅氏自宏治間伯五府君厯子厯孫而再厯曾元今

上十八年也彼其嗣府君而五嗣五而九嗣九而二十而又四十有幾婦稱是傭保臧獲稱是際五朝一家合食翕如也嘗詢其故男長萬幼一席先殮婦長幼一席續殮篋無私藏室無私爨內外無私職業大約無異累朝諸名族而獨于張公藝所對唐高宗指不無謬戾彼謂乘爭起於責望而一切容忍今傅氏其家法治賓治戶治農賈諸父兄量力而任之仍分任其子弟而一稟于家督家督畫一而示之趨時周行室中稽其不率者子弟稍怠其職業伏而笞其背他父兄如其父兄也其責望抑何凜也夫平頗何常之有旣不以畫一爲責望將事姑息而益長其頰心薰蕕揉雜胡可久也語曰教笞不廢十家旣忍矣焉用笞爲又云易子而教令易子教盡於忍而子又惡用易爲據史稱范毓兒無常父又李昉諸一切有常數是皆畫一而責

望之噫豈獨傅氏哉竊又觀於傅而惜張公藝之對爲未盡善也易
曰婦道無成而有終無成者謂不專擅曰有終則非無爲也家道之
興尤在內助傅氏之拮据佐府君起家者非安人李氏乎職內職外
闔內外言無出入子婦晨夕一室課米鹽力機杼而已見麗容巧語
者曰無以是索吾家也大指謂婦不習勞苦而輕倩游閑紛紜競古
職爲禍階諸婦遵遺教婦德世修郡太守亦曾公聞其事而頌其堂
曰五世河清異日太史氏採風民間其尙據實以聞而知傅氏之家
法以畫一爲責望非專務容忍也斯不亦盛美矣

萬曆己丑

蘭溪副憲胡僖撰

伯十府君配安人何氏合葬裡爐塘墓誌銘

按府君諱玉階字秉升豐厚濃髯性侗儻負氣幼失恃曲意事太公
務得其權心時太公丈夫子四府君以季故獨暱太公最後復置室
生第二府君友愛有加分金讓產有薛氏遺風謂盈縮有天而顧較

盈骨肉乎先世席豐而守樸府君曰事以時異不及今圖之而令後人增飾吾則陋矣以故數百楹一日突起層樓複道壯麗甲於一方爲人精越會計然又不屑爲守錢虜好義喜施豁如也君近航慈溪與西孔道往來病涉有司計無所出獨府君惻然不忍授策長君駕石爲橋七洞計費白金一千兩有奇遠近誦義是時例未條鞭歲徵歲給擇戶有力者主其事府君得爲戶祭酒益近幸諸當事於是四境疾苦得時時建白惡少橫行里中必置于法境內肅然未嘗乘勢爲蠱尾計久之

上新明堂詔所在有司鳩木致闕下府君又復之曰闕下足跡所至歷天下之壯觀心益磊磊歲兩薦饑多方杼之公帑不繼則捐資繼之全活以萬計會郡浮梁及通濟橋告壞郡邑諸當事召府君畫策屬府君嚆矢助義舉爲橋正駕橋必須巨木索遍無有惟某觀一槐巨甚黃冠爭指爲觀所憑依游說百端不能得一夕伏衆觀中

黃冠晨興而槐已落於斧鋸矣先是富春豪負太公債太公業已置之矣一日持券顧諸子曰任若收之府君時弱冠獨躍然請往率收其所負而還東陽豪某骨肉仇讐訟至讞臺使者府君見而傷之跡其訟所由興捐白金三百兩居間得釋豪母頓首稱謝奉金爲壽併償所指數弗取也以故郡守陳公高其義顏其堂曰寶善又顏其堂曰遺安以府君生平所爲惟善是寶而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爲子孫之計者遠也暮年品境內名勝爲入日遊咏其間曰以是怡吾老耳延名師以課其子弟曰惟詩書可大吾門也素強無疾一疾遽卒得壽七十五配安人何氏壽八十有八安人性慈而幹練府君數興大役又僕匕趨郡安人代爲程督某職某事某工某役程效計功廩必稱事卽府君不能如其諳也性好施與更甚于府君繪續爲附身計一老媪告窘慨卑之無難色鄰有售其家業者常曰彼以阨故故卑業于我輒私益其價率以爲常其年合葬爐塘之原旣誌且銘

銘曰匪較羸以養志益畀之盈不愛身以趨公卒豐其身率性而行
動合乎天操奇而勝屢中于權敵德偕老錦瑟朱弦終焉允臧瘞塘
之阡

伯三九府君配安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姑蘇

府君

墓誌

銘

府君名玉海字叔大父太公初舉府君一人而絕憐愛之堂構區疇
規恢拮据不一委之恣其遊閑又間爲美好以厭其志意府君愈益
織嗇爲人醕謹偃僂獨行避影朋行避道肫然長者其持論以爲吾
籌算精幹旣不能仰贊家大人於萬一總家食優遊亦爲素餐吾第
謹守筭鑰以貽後我者敢復從而耗蠹其中耶故睦親之行克敦族
里間終身罕見其儀容亦未嘗聞其惡聲也當是時太公銳意揮霍
於人不無失得則折節爲和柔以妥妥之或以緩急告太公未及應
私應之率以爲常配安人張氏精飭內政鷄鳴戒警工紡織脫簪珥
佐太公費不俟其示於色也舉三子長子總角遽當太公意任以家

督府君壽七十二歲安人壽六十三歲合葬外壙塘就先人墓前窀
焉是爲誌 繼娶安人蔣氏祔去墓左五步蔣無出

義烏侍御虞守隨撰

孫良珍曰人知太公之安於無爲不知仁厚寧靜所爲默培其元氣
者多矣訓二十府君後獨吾祖一脉稱負荷豈非其報與張太祖妣
內致與伯五李安人何其焉吾儕勉旃大父之流澤未艾也

伯五十五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玉龍爲人沉密有幹畧先是父玳廿九府君創居壯麗又曰
歌舞酣客歲積頗殺中道而卒府君雖生長豐腴然忍嗜治生至與
僮僕均甘苦也近居膏腴漫衍盡其地利以故積仍日阜久之復構
樓閣初謀鳩材客有阻之者曰美哉輪奐君家再世容焉曷亦少緩
之以俟其豐乎工家之糜也府君曰此先人志意也不孝日侍先人
憇杖於此顧盼量工經始有日矣不幸遽捐館舍迄今猶恍然見其

衣冠出入也居處羹墻用寄遐思雖饘粥不違豈敢以嗇故違先志
哉府君識時變善綱紀故銳意規恢而歲計常贍旣卒二子席故業
僊俛亢宗其昆季友愛如府君時益拓其疆理付厥孫也配劉氏合
葬埠洋塘之西阜二子附窀誌而銘之

萬曆己卯

義烏舉人黃惟誠撰

業干二二府君暨配安人莊氏附葬爐塘山墓誌銘
府君諱明鑑字克明號南麓伯五府君長子爲人寬厚不苛持公平
操是非有綱有紀足以約束長幼故任之家督諸季旣因才分任然
程督內外均受其教嘗謂粟者地之所出也力者粟之所歸也農土
商工齊爲四民而力田實爲衣食之源凡子姪所受事事未竟時弗
得就滄故百廢具興食指旣繁仍相聚於一堂府君勸懲並加寬嚴
互用下及輿隸悉皆周知其疾苦而溫煦之其諸子弟皆黽俛任職
無弋釣鷹犬之逐無堅白妖冶之馳孝弟力田家訓素然也歲貯旣

積日置田宅陂園然性篤大義協創公祠衆皆濡遲觀望府君則立
取白金百兩先之工材既鳩創制未定獨府君決意壯麗經營盡制
謂毋滋後人增飾也故定爲今制告貸盈門必詰其本末勸之無廢
見遊閑少年却去不貸曰是長其蕩佚也至伏臘時少長咸集稱觴
獻頌輒自言曰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惟余與汝幸娛朝夕豐凶
何常里中之菜色可愍也每獲卽酌其入以備賑里人多賴之府君
樸誠守禮居家不冠不受子弟謁遇人雖卑甕必恭於是從昆季羣
業詩書則時時攜觴觴之曰勉之光大吾門操家秉室無私橐身無
萬異囊五十年如一日獨益其幼弟曰此先人意也身創廳堂二所授
四弟居四弟遜不敢則曰而兄止一子以寡讓衆情理然也終其身
未別構云配安人莊氏能以和婉孝敬率其妯娌諸姒以下嚴事之
閨闈之內如鼓瑟琴安人之範也先府君二年卒亦旣偕老府君捐
館舍於萬厯歲戊寅合食弗殊厯四朝矣是爲誌而銘之

義烏主政黃承讚拜撰

真千三五府君雲川傅公附爐塘祖墓誌銘

謹按狀府君諱明欽字克敬號雲川奉母氏意恪遵張公藝李昉家訓昆季五人各治其生府君屬在次每乘間謀於伯兄曰家本農業上農九人吾食指日益而徒守農業非計之得也夫臨江饒魚鹽粵山饒竹木梓楠都會饒金錢繒帛雜皿田饒穀麥菽粟棗麻是皆所由日用租賦宮室享祀者也農而生之衡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而家職其一會歲屢穰糶不滿三十錢穀賤病農比戶殫積此其病在於壅善治生者趨時若鷺鳥之擊若河水之流無休時故吾將賈於四方矣諸昆季則以屬府君賈府君之賈南不踰五嶺西不沂三巴北不渡淮東不航海夫武林爲閩楚吳粵兩都往來孔道海內一都會也然其俗競末而鮮儲上江之富春通徽米粟仰給婺中大江南北之榱棟取材於三衢下江之長安專治布帛自府君賈其間

東山作止十七卷之十一
三月二十二日
歲輸其滯而日用享祀外仍收其贏一往返間捆載纍纍也當是時
日置膏產日營崇垣所費益侈而所蓄益溢善乎太史公之稱曰農
工交易之路通而金錢刀布之利興焉然爲人廉直無私所入一付
之伯兄而室無他橐踰六十杜門與昆季相把勞爲快府君賈贏得
過當亦善觀時變其授筴子弟時爲買積亦不訾與人交折節退讓
人人重之生平敦愿內行醕備不輕爲然諾甫強而朱紘再斷鯨守
三十餘年時時含飴弄孫以爲樂既七十有奇而自母安人至曾元
五世矣子孫多請異居者快七不樂曰吾不忍見百年支體一旦離
異也雙目憤七誠其二子倘私取而大母遺下一物者無以見吾地
下有頃卒嗚呼遵母氏遺命至不私其子而秉公持正之心猶惓七
於啟手啟足之時也豐嗇不移其孝友天性哉府君元配何生二子
長成環次成龍繼配邵交稱合德以某年某月之吉長君次君率諸
孫若而人奉三壽觀合附爐塘山祖塋側敬銘之曰惟塋有松蒂固

而條翳惟瑩有澤潤既滋而瀾愈洋溢公生而體乎母公歸而耐乎
父與祖允似山川之盤固而以蔭庇於終古

萬歷庚辰某翁外江游觀相所製集卷之七
行人司華川龔一清撰

閩千十九府君行狀

處士諱明瑛字克珍性英敏於文史喜涉獵輒領畧其大要治產不
效織悉所指畫豁如也嘗應酬出入不窺記籍無分久近矢口舉之
銖兩不殊其治田宅甚精爲田一壥必爲宅一區度其中可以容蓋
藏其外可以居耕者陂塘溝洫備具所入常倍於他人居近航慈溪
溪爲浙東要津往來病涉府君捐白銀千金伐石駕橋七洞行旅甚
利賴之然每念家本洪族今雖席豐履厚非詩書無以大其門故每
折節文士凡明經有行誼者不憚身與之游開塾延師訓其子弟四
方之士賓至如歸其仲子與其從昆弟之子蜚聲庠序詩書禮樂俗
遂彬彬大雅也惜乎仲子筮仕處士不及見之然而培植之功固不

可沒也卒於萬曆二年得年六十有八元配沈卒於萬曆二年得年六十有六生三子長成學仲相儒季成校季雖及終事公而早逝成學相儒博謀善地初卜葬倒流水之原不吉後改葬爐塘
萬曆乙未 中憲大夫梁廷卿撰

千十九府君新創航慈橋記

嘗擬於國僑治鄭殫筴田疇豈其國中關津不早計徒枉輿梁而以乘輿遺誦哉酌久暫之利調時勢之宜是必有待焉而行旅往來宵不逮晝當龍見日至上下告誦無以厭四方之覘政者此亦執政者之無可如何也則夫仰體濟人至意而慨然補王政之缺詎不關於閭閻之慕義者哉蓋吾婺諸邑依阻山谷無論大江險汎而萬壑滙萬流淫潦暴溢杜工部賦曰于瞿塘之奔馬者所在有之離郡七十里爲航慈溪以一水盡金華義烏之界而郡內外孔道也溪故無梁當溪水泛溢望洋却顧多躑躅於泥濘風雨中彼負馮河之勇而濟蓋

慕僥萬一之倖而以身試者也沂溪北上五里許爲東山傅氏傅氏之東齋隱君者過而憂之曰此吾儕朝夕所嬉遊也奈何厲四方而畏出其塗平值年屢稔蓄積漸充饘粥之餘安敢不謀諸匠氏匠氏曰是不難伐木構之芻水一再濫之後而所構杠梁縱濤勢飄泊爲浮槎此特以歲計耳若計久遠必鑿石成之兩岸寥邈計二百尺許爲墩須六副墩仍隔二十尺有奇用石捲洞下殺而上聯凡爲洞七卽怒濤洑騰而洞下恣其橫出無害也如此斯利涉者久遠但石在山輦於十里之外是必不吝中人之產者方可與謀左右或有難色隱君時耄矣長君躍然請曰苟利四方敢計多寡乎乃如匠氏指先後算費白金千兩有奇經始於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告成於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蓋余尚猶記憶諸生時從郡國對公車未嘗不過而病也先是有疆場之政者豈不圖之計費不訾下令募助益滋乾沒竇孔輒圖輒止橋成而會余以蜀臬歸省不腆騶從驟馳

旁隙地又足供里人之晒曝余蓋已聞隱君父子名奇之比余稱閩
兵使者行間屬島夷闌入而橋梁半爲折損滯郵困旅余意祖韓魏
公行邊法次第飭治之會時詘弗竟客有從里中來者曰子大夫曩
稱航慈溪橋不數載復半潰隱君父子復治如前費亦如之嗟乎安
得隱君父子者數十輩分置東南要地共濟時艱哉夫卜式輪資助
漢益以長其好大喜功之心無裨于民然或多其豪舉如隱君父子
處閭閻中而直補助王政之所不逮爲功豈與卜式同日道哉余維
常情初不難於慷慨而或以畏難中阻幸不中阻苟稍損前功卽藉
口無益而輒棄去隱君父子必竟其功必伸其志有是父有是子豈
特一橋哉因某之請而爲之序隱君名明瑛子名成學家世有陰德
隱君益慨思先世故澤而穀其子弟庶幾積厚而流光其當隱君父
子之世乎

嘉靖己夫

僉憲東陽金

浙撰

太千二十九府君配吳氏合葬南阜墓誌銘

府君諱壽字遐齡別號南山父太公承大父後再世經營堂構日不暇給諸一切未遑也府君意嘆之既冠警敏有幹畧膽勇過人不能以睚眦受控以故人嚴憚之居與二弟約第爲治生計無虞外事妨厥農功嘉靖辛酉流賊擾東南薄吾境合族徬徨或謀焚聚或謀外遷羣議益譁府君獨扼腕曰丈夫負六尺軀當殺賊以立名何竟鼠竄狐奔恣其凌虐也諸少年負意氣者聞府君言爭前請畫便宜府君坐門前大樹下指揮井井有條諸少年益大喜受部署設伏以待諜者還報賊衆驚曰彼有人在乃徙去於是境內肅然無焚聚重遷之害府君力也爲人忍嗜治生兼有籌策析後墾田日加由初析而五析之諸子益饒其程督諸子家法甚嚴用能大阜其業然遇公事發憤慷慨不苟然諾緩急有藉此當與古烈士中求之又豈可與世俗同日而語也哉得壽七十有六配安人義烏吳氏勤嗇精練督諸

獲夜作無少休且以其身爲諸獲先曰此家所由本也先府君十數
年卒後合葬於里之南阜坵二府君墓側是爲誌而銘之銘曰壯勇
慷慨大義用章庇於族施於里南阜巽七不泯其誼

萬曆丙午

千三十二府君行狀

先大夫斷七治生雖累膺

寵命享有祿食之奉猶晨昏程督不少輟或諷之自愛則曰筋力織齋

尊生之正經也奈何不據經以周身而幸是倘來者乎故其訓俗也

往往稱說婆俗力本而深鄙倣邑謂倣邑諸貴宗譬若舜華未竟農

而旋歸剝落所在皆是余不孝謹識之而婆東山傅太學邦璋稱六

館譽髦髮於虞則余家姐氏所自出也托知己於葭莩而其先大父

東岑府君昆季五人由曾祖逮今歷正嘉隆萬合食四朝歲戊子郡

太守曾公景默楔其間曰五世同居云先大夫每欣言其事示不孝

兄弟而不孝讀禮山中一日太學以府君狀來請弋七無暇擲管及
太學刺刺陳說祖德則先大夫意嗜恍然也禮有之思其所嗜因更
端爲府君狀府君諱明誠字克信號東岑世居潛溪之陽爲邑東山
傅氏生而貌樸茂兩耳頽然下垂坦衷宏量喜怒不苟家居昆季之
三昆季或遇事峭直輒能以柔和劑之以此甚得父母昆季心族里
望稱孝友焉昆季遵嚴命旣各分職外事獨府君居中府君綜理纘密
宵晝躬親不厭混穢是時食指浩繁併諸興作外入旣不貲府君曰
農不避暑雨賈不避波濤彼勞而輸之我偷而耗之乎其時畜牧米
鹽薪水諸一切未嘗以委於傭僕故澠渤朽腐俱充藥籠竹頭木屑
胥備物材數世逢源之取府君力居多也生平務樸實寡言笑無事
時嗒然而坐其篤靜如此未老絕跡城市及其踰八十以耆德著郡
太守後先延致鄉飲酒固却曰田父不習賓禮也識者高之族里交
與退讓欵洽雖處已甚約而遇急輒周歲戊子大饑廣出粟以賑之

或曰數十年所積之珠徒爲衆有也府君曰此鵠形鳩面者皆吾親
隣也忍殍親鄰以自珍乎且節省祗備緩急之散耳配安人邵婉嫗
宜家不幸中乖獨旦四十餘年神旺氣完是時諸昆季皆捐館舍獨
府君享年九十七以異壽終焉臨卒數日之先俱康步若少壯二子
天麟代操家楨而府君悠游卒歲無所事矣頃者家孫太學詣余不
天麟泣曰貴邑徐氏瑛九十六得奉

詔表其門不孝祖壽踰徐氏逢

聖世而不及叨盛典豈不悲哉且壽九十七合閨過百歲矣前此壬
寅觀風使者加意三老而府君年高德邵不得沐百歲

賜表之例故太學悲之雖然令子嗣業著義視昔有加睦州德太學尊
人誦聲千里此其助國緩急非第三徙成名而已也太學雋英爲國
瑚璉諸弟及子髫秀稱汗血駒異日顯揚豈有旣哉太學少須之謹
據太學所稱述及夙聞而狀其大畧若夫銘壙石爲九泉光余不文

自有立言君子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少微許宏綱撰

於千三十三府君配安人周氏俞氏合葬外爐塘銘

府君諱清豐貌偉軀敏幹過人甫弱冠念其父肫然長者以寧靜釀和黽勉任勞時府君頭角已露大父遽委以家督方營居室日鳩材庀工府君籌算穎出一經其目材之大小曲直長短織悉咸中規榘每受委輒稱大父意驚喜慰勞曰吾不如也當是時徒跣週歷巖谷中幾廢寢殮工既告成府君之力居多他經畫區疇稱是爲人公平無私壹意併力規恢而才之揮霍足以副之故其營日繁其蓄日饒昆季賴之是時經費出入一稟於府君或諷之日幸未柝宜早自爲計府君曰否否大父以我廉平故委我家秉我豈敢攘財于骨肉乎最後析居昆季各有私橐獨府君無有也其爲人長厚如此故址爲樓以翼廳堂基址隘矣高價覓址另爲正樓三楹高廣踰昔所構者焉其奉父及大父終身務得其權心處族里亦以公平推重之壽六

十有九配安人周氏有懿德宜家力女紅佐家務克稱內助生三子
享年一不永僅四十二歲娶俞氏無出府君遺命無忘祖父就外爐塘
離祖兆右十步啟土窀焉以周安人及俞安人合之是爲誌且銘
銘曰貽厥孫謀無忝祖父爐塘抔土蔭庇終古

賜進士第大中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叅議

義烏虞德煜撰

千三十八府君配安人吳氏行狀

府君葬久矣而壙石未銘也孫希睿以諸生譽髦屈指公車庶幾青
雲之上惠邀海內名公先言不朽地下而是時吳寧斯生辱與定交
咸謂斯生有詩癖夫詩人者沾土自喜其言無忌諱且附鄉人其見
聞核其稱說不詭則屬之使狀曰府君諱寶字懷善號近山生而
端方湛密兼有機慧昆季三人自以側出異伯季因遜避不敢鴈行
抗髻而謙卑遜順蓋天性也既產析恣伯季厭棄之餘僅有其湫瘠
府君欣然安之第悉力綱紀謹調其羸詘而已晨夕甘旨承奉先意

務得太公權愈益虔於伯季人人謂其孝季旣早世遺孤藐焉則撫之不啻己出久之歲持羸然絕不操子母權困人有媿債負者私謀鬻妻聞之詣其家則晨夜絕炊夫妻飲泣欲別也急前撫慰之面折其券曰嗟乎敢以區區七故斷離汝百年哉夫婦泣謝府君亦泣其人終相守有二子云生平謙和煦七疾言不及於人人亦雅愛敬之旣壯喜讀書不能擲管爲文而時時吟咏古詩取愉快晚尤好浮屠家言會萬寧庵新成朝夕趺坐其中與僧談說長生若有悟者而以其家畀諸子逍遙徜徉悠然獨往幾二十年一日無疾卒得年七十有六配義烏石塔吳氏性淑懿佐府君操家槩劬勞女紅裨益其緩急府君慈仁好施當其時業不益而亦不至於剝者安人也其折券全人夫婦又慇懃之益力先府君十年卒府君慟幾絕生卒葬詳載譜中子四斯生一緒曰遵治命而嫁人女鬼神猶隲之况於折券全其夫婦此其德厚矣余嘗異府君之先雙林大士從家人父子間入道

豈其有所契耶希睿尚猶紀府君臨訣危坐無他言誦心經數遍委若蟬蛻余不及見府君而見府君四子髮俱皤然踰古稀怡怡一堂接其衣冠言貌恍神遊於葛天氏間晚近所罕覩也豈非盛德之報與乃狀之以俟立言者

吳寧眷晚生斯一緒惟武氏撰

千四十二府君暨配安人金氏阮氏合葬蒼山墓誌銘

君諱明璣字克璇別號仰山君父以資幹任郡邑戶祭酒二千石以下優禮之稱布衣交府君席豐履厚夷然弗屑治生鍾情於酒稍讀書習大義棄去不竟曰我高陽酒徒也安能覲上冠儒冠受人束縛乎侗儻慷慨豁如也當其意之所欣爲名園精舍具花卉其中客至觴客無容挾族昆季共觴歲無虛日每歲入酌賓而客蒸嘗外晨夕待以舉火者取之若寄也嘗雨雪履戶外見巧而號者衣以綿羣丐叩之無不應者每歲終一給丐者之衣率以爲常復作無遮大會以事餒鬼遠近至號君爲活菩薩云五十七未舉子去居數里爲蒼山山

四而巉石而竅其中久之恍若有啟之者鑿石爲生壙口內虛敞張
筵聚客窅然廓然壙外圍山週石爲垣然木不易拱則移拱木而植
之壙成而松柏蓊鬱葱蒨掩映几席足供君飲興飲醉輒歌曰山有
漆兮隰有栗我有酒食兮日鼓瑟又歌曰水悠悠兮山蒼々永朝永
夕兮此徜徉如是者閱有年所後舉一子人以爲積善之報云隆慶
五年暑爲君花甲月誕辰客方徵序於余以壽君君方廣市珍錯供
客先一日晨興坐中堂言笑異常忽謂家人曰幃幢翻匕迎而翁歸
丹府矣具香湯沐浴端坐而逝萬曆十年辛亥月十一日將以安人
合葬原壙乞余誌且銘之 誌曰今世所稱素封過抑損而硜匕爲
後不可知者馬牛營三窟以濟無厭尸居餘氣猶念子孫然血肉甫
寒而曩時株兔或代而守之詩云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孰與君娛樂
永日齊生死而一之哉君其竹林之流亞也是爲銘 銘曰儻然者
世耶陶然者身耶其生而忘死之嗟死而受生之樂者耶

萬曆壬午

中憲大夫王三錫拜撰

千四十四府君暨安人夏氏合葬墓誌

府君諱濂號東峯生而豐偉醇厚重然諾甫成人會伯兄大父操家秉實劬贊之時堂構新造及諸一切疆理府君伯仲其間也既析以積儲家益起時府君年六十婚嫁事畢籍其田園稽藏四析其子而自留其餘曰各治其生毋累我也居無何四子競阜溢常屬居址隘各卜居而營焉獨府君仍故居益日治具與諸父老昆季時懽然道故謂百年幾何幸暫聚首敢不謀樂乎私積既盈乃就埠泮塘下生兆構精舍數楹時扶杖逍遙於中屬經營告成曲池十頃浸霞含翠隱映几席佳城鬱々獨據其勝舉觴謝客曰不腆卜邱天賜吾藏也於是諸子積益不貲有誦義聲無不歸功於府君伯子營後祖之雙溪仲子營深塘巨廳層閣彼此相望叔季亦競治別業府君時籃舉而就其第睇盼解頤酌觴爲快年踰七十會大婚禮成詔賜高年

爵一級以章服游里閤再歷十年一日無疾而卒得壽八十四壽且
榮矣安人夏氏白首不廢織紉力棼支儻劑內政以啟四子可爲賢
矣啟埠洋塘北營焉爲誌而銘之 銘曰一鑑盈盈埠洋卜塋昇爾
一邱魂夢悠悠于焉嬉遊 侍御虞懷忠撰

田千四十四府君中山公祭田記

本府君籍有祭田若干畝四房循序奉祀既歷多許年矣康熙中適有
經公之役費用不資於是衆議將公堂之產給公有五世孫名本涵
本涵字潛生者衆共詣之勸發價銀肆拾伍兩以妥公事而此田竟歸
潛生管業收租五載其後潛生不勝追思曰祭田而在吾高祖如在
也吾敬吾高祖吾能不忘吾重價而仍以祭田歸公平乃從弟君張
欣然贊之潛生遂與弟子美姪待徵商確弟姪同心合意三分共捐
其資仍以其田歸公而祀事孔明焉先是值祭之房收此田租輸糧
奉祭而已並不設燕習成故事自潛生兄弟盡此孝誠續此祭田特

會四大房衆孫共議立約祭畢將祭品設燕每房公定其人惟潛生
兄弟三房則於應享之外世世另增三孫與燕庶徵敬祖好義之盛
事以相勸勉於勿替其詳俱載議約之內如君張之贊成則及君張
之身每祭必請享燕以表成美之意因勒之宗譜以告祖以垂後云
計開祭田

水字三千二百九十八號 田拍七畝零二釐七毫八土名上姜門口

四石內拍二石八斗五升每年租壹拾四石參秤

水字三千二百九十八號 塘三分 水字二千六百八十二號

田二畝三分九釐 土名突頭祖墳後一石每年租念壹秤

此號森五百七十三出常中其糧因戶多難拍每年本田內拔糧穀

四秤無早熟 水字三千二百九十八號 田拍四分八釐卽上姜

門口四石內拍一斗五升 三千三百號 田拍一分同拍八升

二共每年計租七秤 二號沛八百廿三派

另助堂中約議因戶多難拍每年於祖墳後一石內拔糧穀一秤

萬無早熟

承德堂中山公派下衆孫謹識

交千四十五府君葬下交山墓誌銘

府君諱明經字克正號興寰府君昆季五而居其四先是母安人李計家居分職而獨難治農此一家所由命也其事最苦任勞任怨誰當之者府君慨然諾爲人豐幹偉髯樸而多力不屑俯仰人顏色安人喜其勝任卽府君亦自謂力田吾分耳卽勞顧不賢於偃僂七尺丐溫飽於風塵中邪旣任曾孫之職歲計口受畝五鼓頂笠徒跣先諸傭保諸傭保初猶以富家子易之及聽其指揮居然老農也則大驚每饑至嘗旨否趨衆食食已迺食以此人爲盡力併日而作歲登輒倍獲焉諸朝夕饗殮祭祀賓客之需充然給也量入爲出歷有年所不但堂構新而粟紅貫朽邸園廩困紅腐陳陳矣又合於人棄我取之法所耕取其磽而積腴之遠近疆理初不與人競腴而卒以磽

勝人彼其自少而老髮膚無日不櫛沐手足無日不拮据出入無日不星月也家既阜謀於伯氏家督吾儕遵母氏政不腆田疇足供後人饘粥不腆室廬足供後人寢處思先人芟蒿斬藿以遺後人也但堂寢未設無以妥先靈其無乃貽譏他人而問心有愆焉不安者矣迺謀族長老協議創祠時度材睦州逆水纜木夜雨驟集水漲纜絕冒雨夜追廢殮一晝夜木始回岸而府君氣幾絕矣揣祠址須府君腴壤爲基則捐其所有盡其所揣無有難色也堂寢得告成工府君與有力焉歲薦饑遠近嗷七府君輸粟若干賑貸窮黎所全活甚衆其生平雖自甘澹泊而大義所在未嘗後人樸誠自矢事事可質鬼神而特不能容人之過以嚴見憚子弟肅若享壽七十九葬于下

交山

萬曆己酉冬十一月

主政趙賢意撰

千六十七府君暨元配安人范氏續配安人張氏合葬裏爐塘山

墓誌銘

府君諱明璠字克美號志林爲人孝友溫恭仁愛慈惠器量恢宏是時席累傳之遺積比屋素封夸張不富惟府君居無於有付睚眦於一笑屏橫逆而不知其再爲邑有司主度支也應上之急而不迫下之償歲祿輸粟若干桑梓共被其澤大義所在揮金若土所置腴產溢數千頃不計豐而自豐所謂陶公讓其徙計然縮於畫者乎由是家薰其德里式其訓壽踰耄耄含哺嬉游諸子斑斕戲綵捧檄稱觴行年九十有一素強無疾一日忽命家人具沐越一日晨興端坐榻中含笑而逝若羽化而仙蛻者先娶安人范氏有孝行先五十年卒繼娶安人張氏范氏遺孤一人安人愛憐如其己出家析爲四室就其居產便其習不闡不券啣德而化兄益友而弟益恭兩間和氣獨鍾其瑞者矣是爲誌

年家眷侍教生永康黃卷拜撰

千六十七府君墓誌跋

家之胎釁釀禍半由繼母不幸中年絃斷中饋無主勢不能鰥守終
 身然求其母慈子孝者百無二三若我 高高祖千六十七府君母
 子之間可不表之以勵人人乎昔府君生四子長為前安人范氏所
 出繼張氏安人生三子張安人愛其長子不啻己出是時長為家督
 張安人一切佐之任其揮霍最後謂三子曰爾長兄操家棟業著成
 勞田宅宜讓其美者無與較也三子俱遵母命長公輒涕泣不敢受
 用是四子析居不闔不券並無較長絜大之心長公之喪繼母年已
 耄矣哀毀骨立依然孺慕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我 伯十府君友
 愛二弟分金讓產後先濟美若我 祖鉅二百五十府君之撫養其
 幼姪與我先 考沛一千一百八十五府君之敬事其長兄其殆克
 紹前徽者歟 總理九修宗譜耳孫為璀璨名益薰沐百拜謹跋
 千七十三府君配劉氏合葬下交山墓誌銘
 府君為 伯五府君之幼子諱明珊先是五世同居時所受大父田

畝力耕僅支半歲之食諸昆季分任大槩忍嗜力作厯寒暑不輟故
計歲月而家漸溢然亦以居約不困於徭役府君旣長勃焉以戶雄
族里是時例未條鞭按民間戶甲者司邑帑金漕稅及督里歲租諸
役稍不稱職其家可立貧也諸昆季相與謀曰家世農業量肥磽禦
凶穰吾儕所辦也今欲馳驅王事非長才不能辦此府君湛密精強
兼心計旣不習治生當其時叔父崇齋府君爲戶祭酒調濟得宜上
下賴之府君則一稟其教遂與諸兄約諸兄治內無貽外憂弟治外
無貽內憂由是歲三其力而二於官一切事宜任應曲當司帑七辦
領運七辦督租租辦事事獲上爲人敦重遇事不喜風生多方爲兩
造釋怨解忿以此人益昵之雖日游城市而其守約如故居家離城
甚遠往返不事車騎躡蹻爲常終府君之世諸昆季各竭其力以終
其事無城市之僕僕者府君之力也旣杖於鄉以其事付長公悠遊
從諸昆季權又數載而卒是爲誌而銘之 銘曰勞心貞義公家懷

東山傳上七十傳完詩卷之八
三原二重傳
慨一邱芊七德澤未艾

萬曆己酉

清軍廳倪尚忠撰

其千七十六周氏安人節婦傳

節婦同里周姓女甫及笄卽歸先處士先處士善商商湖海無休暇
忽暑月病歸竟天卒節婦年僅踰三十耳當是時二孤繞膝一孤尚
娠公姑白髮在堂爾時公姑父母兄弟咸勸其蚤自爲計毋徒自苦
節婦輒泣應曰豈以未亡人不能相從地下乎今勉強偷生者徒以
龍鍾一老貌諸三孤必迫我則自盡耳由是人人知其不可強婦家
去傳族稍遠一室孤懸人跡稀少節婦日主中饋夜就機杼猿啼落
葉聲慘相和也姑夢寐間起燃燭進帟慰勞爲常如是者十五年覆
照絕綺形容枯槁僅時強顏趨堂拜謁然絕無笑頤至孤長納新婦
而始嫣然一笑曰吾今可以下報亡人矣先是處士度不起摩三孤
頂涕泣與節婦訣曰畢喪後以遺產善屬遺孤若自爲計節婦曰萬

一不諱所不撫孤成立者有如此日孤既婚而晨昏有託然其督臧
獲工機杼垂白不衰節婦更明積儲法當其授筴諸孤督疆理報程
歲墾獲有加蓄牧亦蕃故遺業不剉晚益倍於處士時諸子婚不愆
期其先後遭舅姑喪喪祭如禮處妯娌周旋或時量緩急爲贍助人
咸稱其孝敬至畫荻之教義方凜七出就塾師夜必覆其課雖諸子
不習舉業而諳義理爲族里推重節婦之教也節婦爲鳳池周氏傅
處士諱福行干七十六公之婦其遺孤長良宰次良相又次良卿壽
八十有六熒七孤幃稱未亡人六十年最晚含飴弄孫萬厯廿二年
會觀風使者採民間節義里人以聞邑令熊公旌之

萬厯壬寅

邑人中憲大夫梁廷卿撰

千八十三安人蔣節婦傳

節婦歸傅仲子惟盛氏三子在襁則仲疾凡數年廢寢滄馨粧珥萬
端謀所以起仲者竭盡心力仲自知疾不起以三子囑之曰善視之

是時仲父母尚健飯仲性孝而母更憐愛之既訣母子相持絕而復甦者再仲既沒節婦上奉翁姑下撫幼子晨興掩淚易服趨堂中侍膳請安愈虔於仲時也仲未歸窀穸乘機杼於位前常暗墮淚恐以萬戚容傷姑心值進饌於舅姑前強若忘亡其曲意事姑如此常籍仲產而程計之曰不可當吾世而削亡也手椎作先諸獲歲人所積業稍七倍於仲然性慈惠知大體妯娌以窘告取諸其懷而予之仲有遺債召負者而焚其券曰無復怨也以此人盡德之特其操諸子家法凜七子就外傳令所聞于傳者歸覆誦之諸子稍踰檢且咎且泣曰若不記父臨沒時囑我耶諸子率感泣卒皆成立次君勵志詩書彬彬質有其文不幸終于處士人共惜之節婦後先居翁姑喪哀毀如禮壽六十以天年終

如禮壽六十以天年終 邑人運副胡頌撰

千百九一府君暨季安人耐葬裡爐塘山墓誌銘

府君昆季八行居七為人剛直遇事敢言其引曲直剖是非務歸理

道族里有鼠牙雀角者片言立解生平已諾不侵爲人排難絕口不言功人益推服其長者會族公議祠制不決府君則厲聲曰吾儕財豐力贍乃姑儉於先人何以妥先靈乎由是鳩材庀工歲無甯日祠宇告成府君與有力也遠近慕義交納日煩而其疆理故業歲復增益初父伯二府君所置宮室燼於火昆季君不能聚族輒快亡嘆曰此巋然東西者吾諸父之廬舍也吾瓮牖茅茨編戶其中不亦羞先人鄙後世耶及是復建樓房一區丈夫子四人長代經營不辭寒暑故能舉事以時而業益阜焉以某年某月日附葬於爐塘祖墓之右

萬曆丙午

運副胡頌撰

千百廿三府君配朱氏合葬吾塘山墓誌銘

予閱宋史至提舉崇福宮呂公誨將終亟手書屬司馬溫公爲墓銘未嘗不嘆誌銘之重而不可漫爲也金華東山傅氏府君諱彤字惟容號槐堂居士父東軒母徐氏娶朱氏一女適義烏畝田朱瑗三子

長文質次文成幼文贊年六十以壽命終合葬吾塘靈德寺前山去
東山十里許予姪所學館于其長男從野家主賓契合因之以請余
銘第慈與婆隔幾千里安能悉諳其素顧誠意懇切胡可不據一言
以闡其幽哉公自幼時稟性善良甫長通孝經史籍大義故刻意勉
勵動與性合無不符其本體於孝親觀其仁唯知孺慕無間言矣於
分財觀其義則代兄撫姪毫不自利矣於接人觀其禮則退讓是崇
致恭中節矣於識見觀其智則慨文學久湮聘名儒範子姪率明葩
經為族倡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以
為知道孰謂公完四德復乎性之自然初無矯強為名者繁於中不
可與于道耶闇然日章公之謂矣吾必以為東山之翹楚焉故樂銘
之以俾其九泉之可作銘曰卓彼東山兮稱地靈人傑鍾靈兮實誕
生克全所性兮出人表存順沒寧兮為世正廉使四明陳頤正撰

千百五六府君傳

府君諱安字以泰號南塘爲人寬和得衆善處事當祠之初創也吾宗世阜豈水木本源之心勃發於一旦哉任勞難於任費鳩衆難於鳩工其弊久矣余先大父旣合衆謀創建祠宇會府君願董其役日周行族內其言曰家祖遺也身祖生也饒者不惜助窶者不惜劬以隆崇報以光閭里豈不善哉見長老將以尊敬見子弟教以禮讓久之戾者平囂者馴嗇者勉唯唯惟府君指聽令于公協謀經始衆以此推重之則授之管鑰當是時歲三其力而二於公經畫省試工無惰事堂寢翼然府君之力居多也凡二十載晨旦盥沐焚香春秋禮拜益虔靡懈歲甲辰從叔太學廷明氏如始倡成之旣麗且週府君憤匕枕蓆猶扶至寢廟匍匐再拜曰祠事旣完某死目瞑矣歸遽卒無一三言及他事嗟乎府君僅中人產而矢心圖公彼誦詩書享饒腴而瑣屑齷齪視府君不其類有泚哉

從姪孫邦緒撰

千百三十一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大乾居長爲家督養父志而敦友愛家庭之內雍乚如也端
方愿樸不習狙獪術與城市交游故其治生也足跡不踰閭閻然其
治區疇較陰晴量漭瀉諒時而赴未嘗有失也故歲獲常倍登焉配
周氏拮据織紵日用米鹽纖無靡濫量入爲出悉有程度三子旣成
立時訓以治生艱難趨使任事久之家漸起構重閣分居之旣告成
乃議以餘貲歲息恢陂園志未竟而卒壽五十六府君生平龐厚慎
密守身如處子羣居不一持人短長人人益親暱之或加以齟齬益
寬和謝過雖強暴不能不屈也嘗謂吾不幸愚侗甯人負我毋我負
人其立心如此旣卒族里惜之三子僊俛折節世其長厚故再倍先
業葬於樊八迪功公墳側是爲誌而銘之

宗銘曰謹於石氏式於閭里佳城芊乚遽窀於此積厚畱餘不於其
身而於其子

宗銘曰謹於石氏式於閭里佳城芊乚遽窀於此積厚畱餘不於其

身而於其子

宗銘曰謹於石氏式於閭里佳城芊乚遽窀於此積厚畱餘不於其

身而於其子

宗銘曰謹於石氏式於閭里佳城芊乚遽窀於此積厚畱餘不於其

千百四三處士墓碣

傳稱致志禮重原情彼其一念之積稟於正氣有不隨化而消汨者
四三傳處士名澄弱冠而失怙恃未竟儒業時族尚力本子弟爭務
守盈爲負荷弁髦塾師處士弗是也見父兄稱說其先守剛氏之爲
人輒嚮往之疆理稍暇仍詣塾時佔嗶謂吾卽僻在一壑猶得以善
自淑古人出負耒入橫經治生理性道無所不該也豈與本業相妨
哉于書無師授頗以己意會之遇章縫士屈首求解久之亦稍稍貫
通矣會遇疾不竟其志而卒年甫二十七耳嗚呼不齊者數不朽者
志處士阨且無後余憐其志不爲波靡也故表而碣之墓左使後人
知有處士云 其穴離祖槨左十步

按處士志意竭之於墓詳矣彼其孝友天性著在閨庭有令人沒世
而不忘者當時謀置嗣未妥產三析矣遺金一千兩姪金城寵又私
入其橐遺有土名湖瀆產二石某垂之永久世奉蒸嘗大父班三十

五君府之澤未艾處士之祀未艾也嗟乎吾族後處士而箕裘凌替者有之誰謂處士無後乎

千百七十一處士配安人虞氏合葬黃坭龍墓誌銘

余不佞頃以孝廉金如衡紹介幸締交太學傅楚石公其人磊然傑也余幸釋褐歸省太學二先人故卜兆於里之黃泥龍以今臘卜葬余方邀孝廉與於執紼因其乞言而銘之墓按太學先處士諱汀魁梧偉岸爲人重厚端方雖褻居儼對大賓無情容居家篤大義劬失怙恃產秉二兄及室始析居分產或諷其按故籍核歲入爾所應析者且倍是無徒益二兄也處士則泣謝曰某生髮未燥爇七微二兄者且無有今日產於何有卒父事二兄終身以拋棄舉業輒快七謂先人魂吾遺體而刺促羣諸襪襖吾則鄙矣時時稱說詩書子弟或奮志上進甚且捐資繼之矣一子甫解就塾歸則引置膝前摩其頂曰是兒不凡然無效而父強項日齷齪田舍也其於積儲家法精甚

獨不喜持子母權乘急而坐困人屬歲禮丐粟埒子于母襁負踣藉也族益乘間操贏獨處士通其丐且捐其子其持論以爲散而不收散難繼也且擔石能填溝壑乎比秋穫而戶有餘粟矣彼饒時我入其滯彼阨時我輸其滯以是與鄉鄰舒一旦緩急云爾循習爲常於是歲積以備不虞名其廩曰通義里人多德之然處士益折節爲退讓足跡未嘗至城市也年甫踰四十會得奇疾度不起趨子良珍前涕泣與安人訣曰壽短數也守先人之遺幸無虞於饘粥蒸嘗吾止一子佇大吾門無以地下爲念囑畢乃瞑安人鷄鳴贊政旣稱未亡人操義方一子凜七負笈從學爲治裝遊南雍爲太學生當其時大司成以下器重之則安人斷機畫荻之教可知也爲誌而銘之

銘曰處士經訓安人畫荻後先樹德佇大爾門詩書之澤

賜進士第年通家弟許達道撰

千二百十六處士叙

東山傳處士名瓊字下得別號韞山嘗從事計然鷓夷之筴善以詘
爲羸哀多益寡必中乃發故家計益饒飭躬礪行動遵矩矱溫和樂
易坦然可親家置宗祠經營結構鳩工飭材不遺餘力廟貌煥然使
先靈妥侑有地接遇族黨無間親疎貧富一皆情意懇惻恩義綢繆
雅好結納四方英雋至卽割鷄黍擷園蔬出醪醑留連竟日而禮意
不少渝情懷灑落恭讓待人有睚眦相眦事無巨無細經其處分俱
歸約束儻所稱崇基而厚垣豐憲而亶福者非耶食報于天壽躋耳
順詎曰不宜宗兄允通分忝舅氏知之悉而言之詳余故爲之敘其
大畧如此

萬曆壬寅

文林郎知永豐縣事眷侍教生肖梅朱懋芳拜撰

禮一府君配安人項氏合墓下柳誌銘

府君爲伯五府君之長孫當其家不異爨五世同居府君仰承諸父
俯率諸季安其謹愿不習纖巧諸父委以事朝受命而夕報效雖席

貲再世而褐衣草舄由少逮壯勤勞家事不辭况瘁唐魏之勤儉身兼之矣以嚴肅率家人諸子奉義方惟凜既髦督二子力本業益嚴雖不深於詩書能會大意耕田鑿井優游

聖世生平不物色官長其無懷葛天氏之傳歟安人項氏工織紵力織悉佐我處士端莊無私其後二子資益饒安人之力也以今丙申年丙午日卜塋於本里良溪下柳塘之原奉處士安人合窆焉屬余誌而銘之銘曰生今而古于含哺歸于下柳繩公者後

早禮六府君傳

都事從弟成哲撰

府君諱成華爲人體貌魁梧性倣儻不羈審時觀變衡子母得當輒止又稱廉賈其言曰人生有分數吾卽不他糜坐衰耗不贍也豈能瑣求無厭危其身於險乎縱幸而日益滿腹之外河水悠悠又安似乃翁酌觴愉快也識者服其雅致享年僅五十有六配安人劉氏亢

東山作正... 卷之...
父道於五子雖焚七帷帳中工織紝佐積儲迄今年八十餘尚強健
諸子遵教互治其生怡七一堂雖風流少遜其父然故業益阜矣

萬曆癸卯

翰林朱時雍撰

禮八府君八袞壽序

予弗習兩城廬生而與傅君東臯契盧生以東臯爲介紹徵文于予
曰婺東七十里而遙傅君樂山卽東臯從兄與生雅相知萬曆丙午
壽八秩除日實維初度小子將繪圖登賀冀達士一言祝頌光其筵
几是用不憚遠涉以請予曰世之所壽者多取類於神仙謂其懷元
葆精長生不老樂山魁容偉儀雅量卓識逍遙邱壑嘯傲烟霞其所
聖得於修元者不將並岡陵松柏如昔人祝壽者平盧生日樂山憲古
履規以閑有家非崇幻遺世者倫不是快也余曰風亭月榭水閣雲
軒呼朋集飲賞心適情其所得于歡娛者不將萃瑤池珍錯如昔人
祝壽者乎盧生日樂山性甘澹泊不好侈靡非誇富窮奢者倫不是

快也予曰樹德者百年好施者獲報散積賑貧扶危恤困濟人之無
周人之急其所得於迂祥者不將增遐算益添籌如昔人祝壽者平
盧生曰樂山家素饒不自嗇曩歲大祲粟價湧貴倒廩以贍不足而
不責其償非市恩望報者倫不是快也余曰夫三者皆世人持以爲
壽樂山獨不是快豈固有大于此乎盧生唯七進言曰樂山悅詩書
喜文學教弟文科精博士業興起斯文以亢傅氏之宗不屑七較錙
銖尺寸若操籌而計奇贏者流惟圖遠大裕後昆焉耳予曰孔稱十
室忠信非樂山其人耶嘗聞樂山崇謙讓敦孝弟宗族鄉黨無間言
家政克理規儀皆可法今傅氏彬彬仕籍視昔蔚然稱盛孰非樂山
首倡所致原其意不在良田而在道脉直欲追版築先程以襲其芳
踪有千古志卽千古壽也豈崇幻誇富市恩淺七稱壽乎哉盧生曰
可以壽樂山矣請執此以爲壽旣先

萬曆三十二年丙午冬月之吉

雲南布政司叅政義烏虞德煜拜贈

東山作丘... 卷之...
崇本祠記

家之有廟所以妥侑先靈崇報先德典至重也我

祖禮八府君為

訓五太祖之元孫家厚蓋藏而意念泊如悅詩書喜文學崇廉讓敦

孝弟迄今數百年來子姓之油然而興起于禮樂詩書孝弟廉讓者皆

吾祖實貽之者也使不為專祠以祀而第列吾祖于羣昭羣穆

之中非所以示尊崇伸追報之意也故歷世向有以九如堂後中庭

署龕立主之議有志未逮是地也前為堂三楹堂之後曰中庭七之

後堂屋三間皆訓五府君之所建也府君之五大房長居吾族

之右三四幼擇地喬居惟吾祖獨居於此太祖之下

四房將中庭堂屋分於長房左廳分於吾太祖伯八府君中廳分於

三房右廳分於幼房自後長房派下又將中庭堂屋歸于吾祖禮

八府君於是一門之內冠婚喪祭皆于斯焉顧歲久棟宇傾圯至雍

正元年春庭後大梁忽墮派下驚惶予四叔祖諱光命剛董是役仍

其舊而修輯之剛聞先世追慕禮八府君之功德欲將中廳之下作

廟署龕以崇報焉今庭下大梁忽墜予意欲將梁墜之處拆去一截

以爲天井通明將庭後堂屋中間改爲寢室則先靈有依而前人之

志亦遂堂室更可綿遠無窮是一舉而三善備矣再四思維仍舊不

如改作之善也適從弟諱從者僉謀協同遂以質之諸父諸兄咸以

爲可而懽樂焉于是公推首事從祖諱光珪 光珍叔祖諱光 瑞從叔諱世廣 世璋

堂弟諱從 本七人等而剛亦得與其事相與歛資改造傾者易之圮者

修之共費百餘金而堂構煥然矣功始于雍正甲辰之仲秋落成於

丁未之季冬卜吉於戊申之孟春進主牲牲脰肥腍俎豆几筵備列其

皇間奠畢咸舉酒而祝之以爲作廟之議雖創於前人而事成於今日

則庭梁之墜未必非冥乚之中有意于其間也顧是議也集於禮八

府君派下子姓而堂室實始於訓五府君故上祀訓五太祖而

以禮八府君配之由是派下以次從祀庶幾我太祖之心亦慰矣

故顏其堂曰崇本祠因謹述其原委以記之使後之人知祖宗功德之深厚作廟之由來庶春露秋霜綿乇享祀于不忒也云爾

皇清雍正六年歲次戊申春王正月中浣之吉

公推督造總理十二世孫

從剛

薰沐百拜謹撰其

堂禮十三府君傳

長公世爲金華之東山人在其祖崇齋公父東齋公時代爲家督涓篤而警穎經書一過目大義了乇見其祖父資饒而生務蝟集輒自嘆曰使我屈首受書家事不幾玩而頓乎遂代爲紀綱躬櫛沐調緩急廣儲蓄備早潦朝夕不遑戴星出入上以代祖父之勤劬下以安二弟子家塾蒸乇如也仲嘗受業百里外每念及卽薄夜徒步往省向晨仲未起聞馨咳聲方啓扉則長公立牖下矣用是感奮業成後

爲江藩司理故程文恭公欲壻季東巒公不欲也長公陰以私奩佐其羔雁之費不令乃公知其孝友如此軀幹雄偉氣宇嚴重儼然人望而畏之而內實寬然長者贍人之急不恤傾倒後被構陷就逮置對據理清辯後明府見公寃狀乃曰是其以才見忌乎使展其才可也乃指浮橋堤岸未竟之功令審視還報長公視已則報曰明公治堤大惠也然不從其所以漂沒之本而治之是爲歲計而不爲百歲計也請毋與水爭而力捍於上流方可扼其奔騰之勢而衝坍無虞矣府公曰力捍奈何曰採巨石穴其中而以鐵連貫之沉石於江石相貫則不漂石不漂則潭實潭實而所沉石可以受石庶其有支乎府公曰度用金錢幾何曰非二千緡不可府公曰顧安所得此曰民自正供家食外幸有餘饒足供是役之費願試爲之旣而訖功水溢果不爲害府公率僚臨之擊節嘆曰是才士也抑義士也惠施一時食報世七矣東巒公喜曰此事卽厚費頗爲不貽父母辱居無幾何

東巒公捐館長公以資厯鎖鑰付二弟曰幸自取之以其餘爲吾一
子饘粥烝嘗足矣屏居別業不預人事出入於桑麻花卉之間較晴
雨課子孫間引故舊燕飲爲樂如是者十年餘一旦坐嘯咏奄忽而
逝遠近莫不惜之又十年餘長公子爲霸州別駕有治馨豈非府公
種德之報也哉

禮十三府君合墓堂道山墓誌銘

處士積居治產慕義好施其太者乃在浮梁南岸自太學卒業辟雍
益復治塾延師廣勵文風啓後來之英俊處士沒太學哀慕日從術
者下上跋涉山水間曰吾父生不獲享期頤於地上使得卜佳城於
地下爲體魄之安雖不孝亦庶幾乎寸草之私已而得堂道之陽最
吉辛丑奉處士及生母章厝焉其時屬銓部移文趨選規制未盡備
也北上則以高等授霸州司馬聲高三輔然時時念獨子不歸處士
墓誰爲祭掃而太安人居晨昏萬里遂移疾告歸不佞以丙召歸

省司馬謂不佞銘而納諸幽視其帙則生平積居慕義之概在虞憲副傳堂道之所任在其所自爲記處士諱成學字伯敷別號雙塘旣誌而銘之平銘曰壽不竟志生有餘義報不償德沒有餘利子子孫孫引之弗替

萬曆甲辰

義烏主政朱懋芳撰

生母章氏礦記

嗚呼

不孝

生母之卒不孝奉例謁選之年也母故無疾而其年主爵

者拘不孝以文法奉檄詣藩仍得歸省會母病足不孝意留奉母

曰功名以時嫗病幸不在心腹何愁不愈而自誤乎比不孝之藩而

計音遽至惟時具衣棺歛殯兒輩代爲之不孝不及親也嗚呼痛哉

先府君數置副而竟不舉子迄今孫子成行則所以祚先府君後者

母也嗚呼母性故婉慎慈和雖躬鞠

不孝

而過自晦抑以上合嫡母

心每誦蓼莪之章有不勝其哀七者矣先是冀得升斗庶伸一日之

東山傳 卷之六
養而母竟不待嗚呼終不及慎養不逮祿瞻烏哺之啞七淚枯心折
報母於何日也先是聞計奔歸於母卒之次年辛丑卜兆堂道山奉
先府君窀如制爲壙以母祔焉於時倉皇失次墓石具而未鐫及歸
自霸州祭掃塚前乃乞義烏司馬大夫朱公銘其先府君矣閩德不
外揚不孝謹憶生平而爲之識云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清明日

男邦徽泣血謹書

禮十四府君暨元配徐氏合墓西童前山墓誌銘

余客東山習東山家世儼然范毓遺矩而禧五十處士者懇爲其父
作墓誌因自述其大父職賈廉無私家用益饒父禮十四府君轉而
職農督疆理兼主一切塲廩歲貯及日用米鹽纖悉躬親樂此不疲
也且公平如其父是以出納錢穀益灑濯自矢公用所需非奉家督
命力持不可爲人峭直不能容人過失諸昆弟姪嚴憚之相率誠無
犯以故益推任之會輸滯屬其糶或私囊錢置諸袖日是不隸籍者

幸稍減價府君指天曰毅然曰豈以肩鑰在手而遂爲所欲爲哉籍
無漏價無減其人慚伏而退他廉飭不私類此少壯率傭保襪襖夏
畦習治生艱難珍粒如珠及諸弟子懇異居家長老不能止大父雙
目瞶眊涕洟不忍府君曰大人幸自愛欲析兒不敢止兒若私一錢
者有如此日比析時府君室若磬懸一無所私第旦暮督兒輩率作
曰此家所自有也所得析產嗛上中人賴府君力本拙浮家漸隆起
土析居之後家長老人人追思之處士以公平世其家善處事遇事譁
紛委婉片言能令躁者釋戾者馴以故族衆羣推主祠事周垣墉外
內以藏公祠而府君生平嘖上族里口碑中故因處士言誌之而併
繫以銘

銘曰勞者則己有者則人匪圖而身咄上強項將無見家無常身
而斯合累世以常親

萬厯丁未

東陽斯一緒書於元暢山齋

禮世三府君配賈合葬橫山塢墓誌銘

府君諱金城號槐川產旣屢析而薄綱紀物土之宜而樹其利數年
家漸隆起以居址頗隘衆乃獨營勝地稍離舊居循視湖西流鬻址
構樓閣一區以居之府君寬然長者然其指畫智與時兩會故積貯
稱善又善爲人處紛遇爭閔析利害終始欵七悉皆輸服謝罪里遠
近嚴重之今

上初行履畝令邑大夫汪公庭議圖正里人僉謂非府君不可已而里
中獨府君所丈圖後先不爽汪公大器之一境迄今稱平先是畝不
清堙闢互零豪黠益乘勢兼并詭寄弱戶呻吟嘆息府君爲政或賄
之爲掩覆毅然曰

聖天子坐是消茹茨抑塞我敢違之諸同事多所授指行誼著聞郡邑
舉鄉飲酒禮延府君上賓堅謝却足跡絕城市矣其抗行如此
娶安人賈氏是爲誌而銘之

銘曰履畝以清一境稱平吻七鹿鳴賁爾九泉鬱七芊七

雲南大叅義烏虞德煜撰

禮廿四府君暨李氏葉氏安人合葬西谷山墓誌銘

東山傅氏爲婺著姓不惟歲課饒闔邑而人文尤最於他族且好行其德歲值災歉傅之素封雲崖公者出其蓄以相賑恤計口裹糧百里糜至蓋吾浦亦多食德焉忠思善人之後必昌遂以長女相訂時太翁年已八旬而康福堪羨忠出宰六年報政旋里太翁已逝世因悵然爲之誌按太公諱成文字伯章生而偉幹猿臂膂力絕人且有謀斷能善馴頑梗翁嘗督臧獲於西疇有牯牛觸人手控其角牛則伏地不能動翁嘆曰馭惡人當如是矣初南麓公偕四弟修張公藝家訓雖翁一子然亦不甚見憐及公患痢不無垢染翁寢處床下湯藥口嘗混圍身滌久而彌篤南麓公歎曰吾兒也方善視之族有祝湖廣十頃暴漲則潰少晴則涸南麓公欲弭其患翁善繼之捐貲伐石

成一牢塹自是蓄洩得宜田乃歲稔族定議塹間所溢魚尾歸公歲
收以酬勞費宗祠初創苦蓋未遑與從兄雙塘公倡義捐資一旦而
竟工詳載碑記翁生平無疾老善飲啖春秋八十有六嚴整衣冠而
逝元配李太母生邦用邦求邦賢繼配葉太母生邦仕孫曾元玉立
稱克宗以年月吉合厝宅西一里之西谷山

銘曰生太平世克壯其猷而歛其才於勿試惟培其德於利濟鬱

上谷七佳城以蔭爾后於彌熾

爽至蓋吾浦水終食於此忠思善人必發昏晚侍生倪尚忠拜撰

壽禮二十五府君西塘公春山遲日圖歌

有序

東婆西塘傳處士者故茂樸縹約與物無忤家窶見窶者損殮與共塋
聖老不厭嘗習舉子家言兼諳推算法會大父總一邑版籍告諸飛詭
爲孱戶課累精不敵焚處士一夕代爲推算釐得弊端不得已身其
役自是而戶無橫課然又不忍窮諸飛詭者屢控產爲代其課因而

蕭然窶也與昆季析產析之昆季而已不與也嘗夜歸有童子爲魅
崇塞鼻耳荒塚中自計全活訪其家而歸之也戊戌歲有丐者殍衆
避不前曰毋自取禍慨然收而瘞之士不饒能捐其土爲義塚其憫
人顛困如此人有壽有壽壽夫壽厚也厚物正以厚身又壽生也稟
天地好生之心而靈爲人以生生壽壽竊怪夫鑿睢盱爲撓捨而世
多瘡癘也則處士其庶幾哉處士壽踰古稀幾耄矣累構危疾仆而
復起者再歷十年所從容養頤今卽不能翩然杖履從問閑外訪赤
松安期輩叅契長生暑憇陰寒煦日閒讀素書時時強扶杖與諸父
老鼓腹歌太平游於羲皇以上人又聞釋氏稱長生面壁默坐亦幾
至十年彼其辭矍鑠而養頤無乃假是逸其老而王其神乎處士屢
棄室而最今室人偕老以善攝調逾十年蓐食無恙也處士屢棄子
而最今文學君希睿通季從余游文學君譽耄稱國士擁青雲膝下
爛爛生色矣總之嘿培其孔固之楨以凝之日之長春遲七未艾也

東山... 卷之... 五十五
是時春山遲日圖且繫之歌歌曰金華之巔有玉壺累七仙人宅元
都桃李芳菲謝凋枯漂來胡麻當樵蕪石羊田鹿相招呼世代安知
晉與吳但肩若華之英與山光霞彩相映於吾廬

萬曆丙午

知其... 而... 其四明孝廉秦學臯撰

禮二十八處士傳

... 皇... 士人... 關... 縣... 坐... 衣...

往余嘗患苦航慈也溪東迤南爲余舍余雖渡下流而上可知也先
是有司數謀駕橋算費不貲逡巡歲月夫以有司窘而不違者而或
代任之是必不吝中人之產者方可上補王政下利蒼生非易事
也余頃令豐里中人數言傅氏成橋事私竊奇之然猶意其席豐厚
爲名高耳既移官歸省見余邑侯張公東陽侯郭公所撰橋記甚悉
益知其仁心爲質非僅賢豪俠也併撫其生平而爲之傳處士諱成
廳字伯堂生習稼穡力什一而收之權什一而息之業日益阜最後
所置余邑義亭膏腴產又與余家相近是處士雖分邑而居不啻比

閭也處士寬然長者爲人謙退不伐所置邸園廬舍與諸編戶起居
坐卧愁痛噢咻藹然一家諸編戶亦暱就處士忘其爲富人也而第
相謂曰吾翁歲歉輒相誡曰吾翁在何忍令若旦夕枵腹而諸室罄
懸乎諸一切交與無不厭其欲黠少或挾故圖齟軋而終不能不屈
於厚蓋終處士世人未嘗怒色相加也仲氏卒而二姪慧未竟業處
士亢父道於二姪卒使竟業爲名士歲兩戌後先饑甚待處士而舉
火者累累也當事建塔鳳凰山處士爲倡當是時處士義傾烏婺二
邑二邑大夫舉鄉飲酒禮後先延處士一切謝却布被脫粟安其性
之恆而慷慨大義無煩左右贊聲航慈橋火圯會水溢里少年據渡
爲壠斷始以筏渡尋去其筏恃其習水而以身率之視裘馬資囊而
低昂其值一日行人丐人率率人者拍掌洪濤意氣揚揚甚得也半
渡而汨沒於波濤傍人索之魄然兩尸矣時萬厯癸卯夏日也處士
目擊其事以杖頓地嘆曰此吾所見失此兩人計橋圯三十年前此

未橋又不知幾千百年則後先如兩人之寃者可勝道哉此東南孔道不早圖之而為往來之崇吾過矣歸遽屬子召橋工與計橋工條遠近利害計貲動以千計惟處士所裁處士曰但永利此一方無論費耳於是揣址鳩石量工具餼有日矣會疾作趨歸有頃疾益甚其子卜有事於山川鬼神百計圖所以起處士者而處士憤七中語言恍惚無非與橋工指畫之語邦統窺其旨前慰曰父幸寢息自愛兒前趨督完橋處士張目送之出有頃率而視子收淚以手撫之曰兒敢不夙夜負荷猶視則頓首床下曰父百年後所不嗣事於橋者無以見父於地下乃瞑故伊子寢苦荷揵不日成之一如橋工所畫蓋橋成而合郡章繹父老上書於郡當道周公周公旌之曰孝義可風余觀所上書畧曰非成廳有不忍溺人之念何以遺囑於臨終非邦統有不忍死父之心何以遽成於不日雖然有是父斯有是子矣

贊曰今市井名亢宗操狙獪術而竊一旦之贏飾衣冠珍殺饌而

謬附顯者交顯者交疎而仍歸於窶視處士何如哉雖然乍見怵
然惕不以死故違初心心仁爲質彼其得老氏守雌之術而善君其
身盈則猶俗漸然矣

郡人兵部主政朱懋芳撰

不我升傅公暨望山公合厝陸村坪墓誌銘

卽禮三十八府君
禮八十三府君

龍飛元默攝提格之秋君衍傅翁爲其祖望山太公陰百歲壽予申
展墓之誠而訝太公之壙石未誌也余兄弟倖舉孝廉已稔聞太公
之孝義暨我升太太公之世德况與衍翁爲兒女親作金石交幾四
十年許何闕文至此因不俟衍翁之請而敬爲之誌按公世世素封
繩繩盛盛至我升公望山公而尤大望山公繼我升公之志衰經中
費千餘金成航慈孝義橋已刻石於金東義之三令其屢屢輸公與
時時賑恤俱申三院而載憲綱若夫庠序之推揚郡邑之賓禮與其
睦隣善族濟困扶危人人能言之茲所誌者以衍翁隆敬高曾卜其

宅兆必視名山大川多所周歷而後卜吉于茲陸村坪也以年

月之吉奉兩公暨諸安人合厝焉余企其墓千峯攢擁萬壑廻環而

且松柏森森桂蘭馥七君衍翁之敬其高曾可不謂偉歟培禎儲慶

洵靡有量生於代公望山公而大大望山公公望山公公望山公

侍御眷晚生葉向曜拜撰

禮三十八府君同子禧八十三府君孝義實紀

三十年本縣鳳凰山建文峯塔禮三十八處士捐助給帖

本縣主劉一奉本府批發兩學呈詞建塔緣由看得金華自通濟而

下一望無涯由五百灘而旋雙流如瀉理應建塔以鎮下沙但算費

千金匪可卒辦在官雖無堪動之銀在民應有樂助之誼據十都耆

民傅成廳捐助銀二十兩到縣合就給帖仰本民即便冠帶榮身仍

給花紅匾獎刊石勒名以示激勸本縣張行關本縣據

縣民滕天佑等呈稱云云據查傅成廳男邦統捐力田之資肩石橋

之役本縣已經給匾嘉獎爲查傅邦統田廬雖附烏界籍貫實屬貴
縣其波及東義者貴部之子民而風勵良善者家督之首務也欲請
申獎擬合移關爲此合關貴縣煩爲申請獎勵以慰衆心以勵善民
希乞申詳關覆申行 本縣龍 案看得傅邦統首創橋梁痛巖親
有志罔遂未除衰絰鳩工匠計日以成捐資動至千金卽義士難語
慷慨畢力仰成先志非孝子能免因循曩者野渡迷津咫尺若呂梁
之隔繼焉步虹濟岸波濤喜周道之平碑匾曾賜於兩邑功施奚啻
於一方矧其慕義卹貧驗之賑饑收骸者可據是以淑行懿軌核之
鄉評輿論而不殊旌獎允宜風教有裨賜匾孝成利濟本府周賜匾
孝義可風 提學道案看得傅邦統孝能繼志義足周貧捐貲獨建
橋梁痛先人之未竟收骸廣行埋葬悲白骨之無依澤被迷津免使
舟橫野渡恩覃賑粟頓令春滿窮簷懿行已概一鄉崇獎宜先入婺
提學道李 批傅邦統善繼其父好行其德問里賴焉旣該府查明

東山... 卷之六
如議獎勵賜匾孝義可嘉

重建航慈溪橋碑記

華川古稠封其地崇崗雄峙衆壑爭流橋之濟爲多而最當孔道之衝者三出邑治東三里橋曰平政與吳甯通北轉曰酥溪與暨陽通距西南四十里許與長山繡錯則航慈也酥溪纍石爲梁卽無梁寒裳可渡予視烏之三年祝融爲祟一夕而邑東卧波之虹所不與灰俱盡者巋然石耳因歛曰辱在下邑奈何哉以涉痛四方歸而謀諸帑苦無贏羨於是進諭父老於庭各捐緡襄事迄今遠近行者非閣非舡履砥眎矢凌奔突駛悍於趾踵之下而若不知則父老之遺也吳中須君美聞而嘉其事更今名平政余之邀惠父老多矣航慈源出覆釜巖衍良溪經沈庵與雙溪會而始大秋冬之交水落石出揭厲無虞春夏霪潦暴溢頽洞澎湃勢不減三江之濤舊有橋圯且久余單車就道往往心悸况春糧重繭而至者乎竊自計安知無倡義

如邑父老者落平政之明年長山傅氏慨然眎橋之頽如家之垣視
涉之病如其身尪不煩官一錢不費民一粟操畚插者持礪鍛者引
斤而執斧者邪許聲聞工傭踵接不踰年而事告竣余過低徊久之
登橋四眺前則羊石鹿田若拱若揖漠然仙人之故宮焉後則雲黃
諸峯出沒隱現庶幾多隱君子而左望五雲宋學士讀書處文光隱
隱左俯烏傷溪慨然太息思駱臨海宗忠簡王忠文之餘烈已喟然
嘆曰異哉余闔邑父老以襄而傅氏乃一人肩也昔太史公稱素封
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若傅氏者所謂富而
好行其德者非耶且佛言慈航爲大布施有陰施者必有明錫惡在
其不食報今觀傅氏子孫蘭芳玉峙文學邦綱邦緒元帥元鈞等各
敦詩說禮奕々清舉天之報好德是將未艾橋始於癸卯年九月畢
於甲辰年十月記之日爲乙巳仲夏適予轉官行邑父老祖之橋上
戀々不忍釋余亦悵然停杯語之日歸休乎語予若弟穀木之食報

淺德之食報大使吾烏盡好行其德如傅氏斯余普濟之慈常在余
之邀惠父老益多矣是役也費人工六千有奇粟六千石墩石取蒼
山鐵牽之約緡三百餘駕石取嚴陵計塊二十有八長各二丈五尺
緡稱墩謂石獨不毀也悉列於此示後之壽斯橋者知採焉傅氏名
邦統竟父之志亟成此橋抑孝以行慈矣其他媿茲不具載載行人
口碑中

萬曆乙巳

義烏邑侯溫陵張維樞撰

長山去治東七十里爲航慈溪其在婺郡則東義二邑所由往來道
也是溪也暴漲則湍急漂沒不可爲舟涸則分數支沙石磷砢起不
可爲徒途人之苦疲此津梁也特甚邑民有傅成廳徘徊於此溪之
景且感激於漂沒之患慨然有捐貲創橋之思以時不及工齋志以
沒其子傅邦統泣而嘆曰當吾身而令父有遺憾孝念謂何於是鳩

工採石壘址駕虹廣六尺長百有八十尺上不費官帑下不藉民財
獨捐千金之費成此無涯之利心甚盛也余初下車數月晉陵張公
尚令義烏移關報余以邑民傅氏邦統實成其溪橋云關曰波及東
義者貴部之子民而風勵良善者家督之首務蓋是時張公及東陽
郭公後先勒碑誌其事矣且相率要余上聞有頃會督學使者李公
按部觀風余以傅氏善繼父志好行其德爲請彼旌檄載在令甲足
垂勸典然余意僅據其利涉一端恐嫌濫許乃徐而覈其生平其人
恂七退讓孝弟力田周急好施之譽藉七里閭殆無間言久之予念
郡城東關浮橋修贍乏資捐俸倡買備修之田以垂永賴則傅氏復
割資首助及慨捐

皇木之運費以襄大工使余得以塞

明詔此夫摠好義之真終奉公之事出自性之恆非矯爲名高以相尙
已也然後知張公郭公之誌其事誠謂其以孝思普利濟其義可以

風俗豈直爲輕棄千金沽一時慷慨已乎故予初上其事曰捐貲動
相至千金卽義士難語慷慨畢力仰承先志非孝子能免因循昔野渡
自迷津咫尺若呂梁之隔今步虹濟岸波濤喜周道之平旣謝涉濡之
艱乃稱繼述之善業以得請表揚爲稱心矣而余將去金華父老文
學以兩大夫介紹仍乞予家督一言載之碑陰予時以覲行且迫未
之遑明年待命御史羈京邸而門士馮一槐等復以爲請余自惟
六載承乏長山殊無裨士民惟是崇重三老風勵良善俾人觸固有
之良戶成可封之俗實爲上願倘邦統以茲孝義之舉永堅一念廣
爲濟利而閭閻相觀而善者咸薰傅氏而孳匕爲善余雖去長山而
所嘉賴暨及遠矣夫道及人之澤以告諸人令事也亦御史事也又
何靳一言遂爲次第其原委付之紀石實歟其詞辭云爾曰
萬曆辛亥
吉州御史龍遇奇撰

江又

萬曆辛亥
吉州御史龍遇奇撰

航慈溪橋旣成余與義烏溫陵張公交義之明年夏張公以司寇大
夫應夫介士丑齡者與於平郊之野分治公之鄉
上召旣行以記其事於碑予今以再觀例將去東陽矣又安得避續
貂而不爲一言按溪東西浙以東衢路而路錯婺烏離溪四十里爲
烏治離烏治再四十里爲東陽治疆場之政一彼一此余一有事婺
並烏出入是行也溪滙諸流宵絕而迤邐南趨大江涸時履綦涉無
害時雨暴集飛瀑沸洑交注互厯其亦橫潦中灑瀕哉無論所羈阻
里人徃具筏爲權及訾水緩急嚮人權與嚮時或不免焉卽予往過
之色恐蓋橋成而後始無藉二者往來馳驟履危於坦余停驂四顧
詢知成橋者婺民傅氏然尚以爲其人好義能得衆衆與爲政耳里
人謂否此夫獨竭蹶而計千百年者也據烏乘溪故有橋而傅氏之
族爲之橋兩堤與今合計相去幾二百尺中爲墩六第墩漸上而互
捲石爲洞砌拳石覆之水溢時捲石勢與抗水初不勝抗激而爲怒

濤從梁上潰出每一潰石不能捲如故位圮輒治治輒圮久之治不
勝圮所捲石錯落散徙時益附勢排擊水底轉爲涉者窘蓋數十年
於今靡孑遺矣今墩從水下直上不捲去他墩二十五尺用巨石駕
之以疏橫溢石廣二尺厚稍殺之墩如其石爲四石如其四爲七里
石脆隘僅供墩堤巨石鑿巖陵峭絕處犯危灘四百里用巨筏逆流
逮源潭又繼輦而達其所故墩止盡水茲盡水再數尺與巖會然後
壘石其上羣而湊合用鐵居間度水所常溢避上仍三尺許縱其澎
湃降而下趨永不與梁爭道矣所役衆經費始卒俱載張公碑中噫
余有事於泮宮邀惠於余邑之父老百年改觀然鮮有如傅氏義不
使衆爲政者是役也疆場彼此初不與於有執事逡巡大役無亦逢
執事之未聞而不遑治豈其執事者未聞而或謀其闕而余更以空
言諛夫代上任德者雖然平政濟民敦倫飭俗均職之有司者也余
政不侵於境外而借境外以風境內不亦可乎傅氏初經始於法張

公得檄所部使意助而且欲捐俸爲倡傅氏匍匐謝曰此統父志也而敢厯貴人憂蓋其夏水溢傅氏父頓足太息曰辱在吾鄉奈何不早爲半濟而兩索之無何有傅氏父頓足太息曰辱在吾鄉奈何不早爲防俛其身與人試也侯溢定揣址量工有日矣歸一疾不起旣卒而眛不可含傅氏撫之曰兒敢不夙夜猶眛傅氏叩頭床下曰其爲未卒事於航慈也平迺瞑受含旣治喪踰月傅氏寢苦父所揣址處值兩雪手足皸瘃負畚仰顛曰天平謂死者未瞑何天乃霽凡鳩工運石輒霽故役不愆期君子曰彼其代上任德猶賢夫俠者竊上柄而赴人急也傅氏父子意異是父急人溺遺憾於臨終子不忍死父之心必橋成而後卽安夫迫見真性死於不暇而暇及路人今親在而意尙屢遷何有於不急之遺命若非厯布衣咫尺也普濟於人徵義繼志於父徵孝於是遠近以傅氏事聞郡太府周公旌之曰孝義可風故因以名橋且俛部民過是橋者感焉匪特以傅氏輕棄千金助

有司緩急也

萬曆丙午

東陽邑侯廬陵郭一鶚撰

意禮四十一 一隱君墓誌銘

誌曰隱君諱寵字季恩東臯其別號也生而丰姿古偉性行端厚初
席父貲差羸會有風怨發難於昆弟隱君居長傾貲爲之營採恐傷
父母心旣厭難而僂俛三弟競爲治生居久之隱君積大起以居址
狹囂乃卜居後祖之雙溪爲新營焉虞大叅公未第時與定交四十
年藹然骨肉隱君精於識鑒故多顯者交卽所與交無不感國士於
湫隘而道相成者也旣好客而積益饒然大義所在揮金若土不屑
爲守錢計樓廿八爲人傭食餘半肉問之泣對曰以遺老母遂給田
七十使養其母埠洋塘金十七以負債窘妻鬻矣其妻絕飲食日夜
啼鬻者返其妻而價已歸於債家矣問之嘆曰與而翁共里而使若
此儼吾過也問所鬻數畀白銀十五兩贖之使聚其人尚存余邑有

客死其境者屬邀飲座中忽言狀遽罷食趨眎之泫然曰嗟乎忍使
若驅厭豺狸乎指揮從者爲具衣棺倚席以待旣報具且瘞乃始食
其有古義士之風類此歲饑饉勅從者數數於貧窶之家餒爲之炊
死爲之收當是時遠近至焚香顙祝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至若橋
梁利涉所在留心廣施隱君醕謹篤於人道言必稱先王故處族里
益謙退或負意氣不相下百計調之其持論以爲忍而不已則仇七
則訟忍於何有而甘以身爲訟累也聽其言而戾者和囂者平旣以
存亡生死矣而不居其能羞伐其德豈非所謂賢豪長者哉後先邑
大夫優重之歲壬辰今給諫熊公尙令邑楔其堂又五年郡二千石
盧公延至鄉飲酒則儼然章服遊問閭矣越載庚子卒配安人方氏
舉子不利子親弟子如參爲嗣旣側室陳氏生子如徵則虞大叅子
之者也媵生子如岡於是徵亦娶婦並其兄有二孫焉隱君偃然蓐
蓆猶含飴撫弄爲快也是時也余韁於吏事及今歸而會隱君卜窀

於埠洋塘旣誌而銘之野動賓輪共慰隱君泉下之欸欸
銘曰居
愿行俠匕不累節千里誦聲過問必式生而斷金死也題名噫塚草
之青青肅平其形

萬厯戊申
浦江縣丞倪尚忠撰

大禮四八府君墓誌銘

府君周節婦長子也髮劓而棄父習見母歿匕機杼毀形飲泣之狀
輒涕泣不忍仰眎總角時就外傳經史大義了然胸次不尚浮文無
何棄去操家秉所授策凜遵母命旣冠娶婦三日趨新婦代節婦主
中饋雖泝泝不敢委諸婢獲以節婦素性綜密故也友愛二弟時時
規勉幸無跡趾以傷母氏心爲二弟擇婦務勝於己當是時出入總
理無煩節婦之經營矣爲人性明敏又幼孤艱苦備嘗得盡諳情故
變幻而特厚重簡默矜然諾人或有違言多方勸誘使之兩釋是時
族大多貲傾郡邑所交游皆顯貴鼠牙雀角賓客居間萬端持氣不

相下者府君片言立解以故羣推重其爲人謀建宗祠府君鼓義之
力居多歲壬午邑令公言奉命履畝以精算推總畝事境內稱平居
常務以經義大旨曉諭其子弟會邑行鄉約禮舉爲約長諸生誦
聖諭訖府君仍據欵演說衆益樂就之一子及壯諸一切付之日含飴
弄孫率二弟稱觴介壽於節婦之前昆季依也不忍別爨最後始別
數載一日先節婦卒娶義烏鳳山陳氏卽余女兄子一希孝娶施氏
孫男四元春元夏元秋元冬是爲誌之而銘銘曰母孤相依敢忘烏
啼孤不負母效烏還哺也

不以食固漂搖而定其室邁宏世業
萬厯丁未乘間對翁孫首卅九日未立人義烏孝廉陳王佐撰

節婦胡余宗女姪也歸傅氏諱成忠字伯謀者昆仲四人而伯謀居
季節婦歸數年生二子季嬰疾淹葺食時二尊人旣耄諸伯氏斤斤
家棟程能而炊則囁嚅咎季糜食矣節婦曲閉之三年一楊百藥誠

無効於季獨奈何忍視其無效而他爲愛惜計裡藹也百計殫而季
分不起四顧壁立涕泣執節婦手訣曰諸孤少不腆饘粥伯氏爲政
吾子其自爲計節婦泣不應旣治喪諸伯氏諷之出不可節婦念以
爲諸伯父無他腸徒以季在蓐而產私益於三人橐中柰何一婦人
使爲之忌乘間携諸孤頓首伯氏曰未亡人不與外事伯父苟不以
季故絕諸孤籍善爲諸孤守之以俟異日旣諾晨興泚泚奉菽水而
徹其餘母子白糊絕口不言他人之諸伯氏亦諒其孱謹無他志羣
相安于無事節婦乃得伸其苦節迄今節婦稱人姑年六十矣當季
在蓐而產私益於三人橐中無論節婦有他心酬其志卽憤而自盡
望熒七諸孤誰爲撫之成立乎故自古稱死節難撫孤尤難有心哉節
婦也謂伯氏不以季姑絕諸孤又爲守之以俟異日糲粗德色置若
罔聞拮据膳餐絕口不言他蓋矚我之安之也托六尺區七殉傅氏
一抔土田廬所自樹耳節婦之沉幾遠慮如此當其始家人諷其自

爲計時肩戶而縊者再賴拯得免聞其侍季疾左繼兒右煎藥甫幸
季寢息而高堂視膳菽水蓬垢廢寢殮其於生人意况已盡今二子
壯有室含飴弄孫節婦初豈自計有今日也頃當道採節義事民間
前金華令直指使者方公旌之爲閩閩風長君邦義習岐軒氏與余
游因悉其母氏之苦節而爲之傳曰望矣事以義異故以節表其
萬厯癸卯府志林公狀曰軍事雖曰重事其變三帥身於火而
禮五十五府君狀曰軍事雖曰重事其變三帥身於火而
府君名成德號清溪志林公長子也志林公昆季互稱素封雖過自
抑損人多望之不能無所失得府君弱冠敏練能應故事無大小輒
屬之雖不竟儒業爲人強記多聞稍暇猶誦法古史對客善談論或
稱說時事援引典則歷歷聽者聳然其人偉幹修髯見事輒舉慷慨
善待人厚重不伐邑造通濟橋或奉檄勸助人多匿不見府君遇諸
塗睹其容止雅嫻未暇問故邀至家治具張鼓樂懽甚及別出所奉

檄乃助金三十兩古黃汪侯履畝邑三老無不曰必某鄉某人可屬
以事府君旣任事會侯單騎出不意臨部諸所以應之率辦且當侯
弱冠絕奇視事能五官競用其所計算丈法往往以己意縱橫合之
諸縮舌不敢對獨府君條縷分別是非應對如响侯初所否不能不
歸於是諸陳言甲乙紛紜屬府君按實以報然輒公平與之開利便
卽邑侯數懲諸陰事多爲調解旣釋絕口不言功當其時所日往還
郡邑及奉客必自關門戶事繼母盡孝友愛三仲俱成人各爲所爲
絕不與競併不令志林公知也母氏私憐之時益以私橐曰夫孰非
子哉而獨賢勞初母于歸而府君已室矣事之無異於所生及母先
逝哀毀如制三弟尊母命以產讓其多取益讓不敢多併出其母所
益私橐曰與弟共之封識如故他義皎然類此素強無疾七之革寢
舍隔志林公數垣未與志林公忽驚寤泣召諸子前曰兄疾甚胡不
以聞諸子猶謬曰無之以府君頻囑不使其知也及是志林公曰兄

已號哭辭我謂兒困於疾不能奉父百年聲猶隱隱闐闐中問之侍者侍者曰然諸子則悉扶志林公往張目一視始瞑異哉府君之孫元禎前邑大夫劉公所拔士也與余不佞友善余尚記其言曰不肖及弟禧就塾會家文學外卒業則大父延師督課惟謹塾歸侍媪張燭治菓品危坐朗誦卽睡不竟誦雖憐愛必笞歲壬寅以諸孫拜堂下欣且戒曰若以諸生幸乎庶幾幸見汝謝去諸生也差今已矣夫其棄儒而銳意於儒者如此有頃元禎以家文學命詣余請曰古人爲死者不朽惠邀海內名縉紳先生一言先人行不踰里曷若里人之言信而有徵乎余不佞侍家大人其稱說府君素矣故據今昔而爲之狀

萬曆壬子夏不佞與諸君同遊邑主政葉某官撰

禮五十九處士配安人節婦胡氏墓誌銘

處士卒於嘉靖之季附葬祖塋久矣迄今萬曆戊申踰四旬乃起窀

安而以安人胡節婦合焉嗟乎古賦有云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
靡他節婦今宜與處士合矣按節婦甫笄歸處士數載會痘疾惡處
士蓐席中度不起絕飲食與節婦相抱啼者累日已提孤榻側與節
婦訣曰傅氏絕續數也子毋自苦子縱憐吾鬼餒而歲時與孤携飯
盂澆吾墓人誰從整幃中憐汝生餒也當是時節婦之欲從處士絕
者數匕以孤牽衣帶而號低徊未忍强起治喪既殯稱未亡人一孤
藐焉始孩潘安仁悼怛於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者已然尙有
可差慰者親在而節婦塊然焚獨備貌推肝巧殘生於苦席彼其拒
逼遣消諷論斷骨血來往備嘗不堪斯又至艱荼毒有難盡其形容
者分居長歲時甘旨仍爲諸妯先乞二人歡心晨興灑掃饗殮機杼
聲軋七子夜數米課鹽織積銖累初不托於未亡人故廢窳不窘也
孤旣長能作力遽謝去外塾而日程其疆疇不少休隣媪或謂節婦
若不憐其無父乎曰惟然故勤劬宜倍他人子卽不預習勞苦縱窳

成偷亡人棄之未亡人媮之其無乃益傷二人之心乎他持大體類
此姑御下過嚴於節婦無少貸節婦先意迎之愈下久之屈於柔順
而摧嚴爲慈而妯娌之眎節婦淒其之况無不相憫也孤既婦含餼
弄孫其工織紉佐蒸嘗益力故其先業益阜稱亢宗焉日扃戶閨然
數十年足不踰閩不與他晏會獨從祖妣周矢志與節婦同托大義
於比隣也萬厯丙午冬以天年終距生嘉靖得壽六十有九庶幾古
稀矣孤遵菝教無忝義方而諸孫玉立乃孤匍匐詣余廬泣曰傷哉
父甫壯而殞傷哉母以孤希夷故塊煢獨而頓也某不孝不能越閨
閭爲先人揚聞仁人之言足噓朽骨非敢以後世圖附青雲也願藉
以慰地下余悲之而爲之誌且銘

銘曰

血而駒駕而俎所天遺孤悲五夜之啼烏孤旣振匕而同穴於冥漠

義烏朱時雍撰

遷割深塘傅公鏡川墓誌銘

卽禮六十府君

金義繡錯而處傅之於劉尤爲相望故姻牘世修而友籍人通自予結髮從先大人讀書於東山之別業蒙諸先生長者一一晉接獲覩人物儀容之盛及倖餼芹宮而傅之諸名碩遂以西席相推一時之羣彥皆屬郁乚彬乚蔚爲桃李而深相戀乚者尤莫如露生氏焉露生爲婺之譽髦爲傅之孝子總角從遊二十成博士一日忽拜請曰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多熟吾門舊事生之曾祖闡疆深塘卜厝西隴墓木拂雲片石未書其何以慰九京哉予爲之加額曰子固孝子抑順孫也自吾之遊於汝曾祖鏡川翁博碩豐大有幹局爲嘉隆福人高祖中山公貲甲婺左居花廳中有子四人鏡川翁其仲也一夕中山公集諸子而命之曰吾籍先世之腴堂宇原隰亦稱差廣然食指日益而居不日啓則星分碁窠之謂何爾曹其咨言爾志鏡川翁輒慨然誦述曰使君有良田廣宅溝池環匝竹木

周布菓蔬樹前塲圃居後籃輿足以代步履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子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餼以娛之佳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蹻畦苑遊戲平林追清水逐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中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霽漢出宇宙之上矣豈羨夫入卿相之門哉兒殆將遷也以樂吾志中山公大笑撫掌首肯遂沿東山之南三里許卜云其吉以啓茲土而崇德堂成焉子姓蒙業而安各有寧宇寢蕃寢衍如一都會爲深塘傅氏親從之以歲時喜慶而來賀及賓朋之以企慕遊訪而稱觴者靡不擊節羨曰鏡川公今之仲長統也何一一如其所誦述乎中山公可謂有令子矣翁諱宗字本魁諧予族劉母勤敬起家齊眉上壽生四男長如山卽露生祖次如峯如崇如岑諸孫十數輩皆英挺抱曾元慶耄耄而逝厝宅西三四里許曰護塘予展拜之間快其長松萬樹沃隴千尋真佳城哉珍其地靈議

禁附墓惟露生乃考宣綸君客於此以露生值大亂中有萬里歸骨
之孝衆義之特得附祖以示勸也其詳別著

封贈母謹妣張氏實曾不壽公四民司
登侍教生劉典之拜撰

何禮六十其府君配安人阮氏合塋下交墓誌銘

府君諱文寵九歲棄父能不嬉戲率二弟各自成立爲人篤厚謙和
初謀創居惡衣食節財用織積銖累既鳩衆竹頭木屑皆程算及之
以儲於用其費省而成功易叔弟同居友愛怡怡白首時勉叔弟折
節爲退讓生平飯糲糲至其烹鮮觴客日奉諸長老芬馨有加常引
水灌溉屬旱曠羣爭水道而誤奪其水具以去其人後悔巧長者紹
介踵門謝府君曰事有錯誤水具幸見還何煩謝爲其務不爭如此
衆夏畦常食外輒私携壺漿候憇者飲而撫之曰噫爲我勞苦人益
爲盡力其仁恕率此類也配阮氏工紡織勤內職日昃不遑食率以
爲常府君以天年終阮稱未亡人五子遵義方動必稟命旣析居而

人人所奉母甘脆互處兄弟各勉以治生遺產益阜府君萬歷廿九年葬下交之西爲窀而銘之

萬歷甲午

邑人教諭裴承袞撰

禮七十七處士配余氏合葬外壙塘墓誌銘

傷哉吾從弟汝典之穉而棄其先人也是時弟方一歲寡母孤兒焚
匕孑立無何孤甫離抱而母復棄孤汝典年十齡更撫一弟左右竊
相指二孱豈能自立所爲叔父後者孑焉危矣稍長歲時設奠持
弟大哭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後稍易故業爲弟置室室亡復續幸
免此儻撐持堂構叔父於是有後矣余尚記昔者家大人輒指以訓
余而汝典益習文雅工書法至爲縉紳先生所器重余蓋雅慕其人
會余官益津而汝典訪余邸中余譚昔叔父往事或格於不知則泣
然泣請曰先人骨附祖塋久矣壙石具而未鐫德不越里名不踰閩
繫兄知吾父子且曷若族長者言信而有徵乎余卽不文謹據實爲

叔父禮七十七處士誌按處士諱金墀字廷獻生而魁岸狀偉甫弱
冠傑然夫也諳諸一切武藝膽智過人爲人謙恭內行惇備特其翫
體負氣少年豪不檢面斥不少避旣壯諸長老以下人人嚴憚之嘉
靖西戎間歲大饑七民乘間噪問閉也比室懸磬矣獨吾宗蓄十年
族衆衛無害不至歉歲嗷七一日晨興門初闢浦蘭烏民負繼持竿
數十百人告糴舉趾異常衆惡之拒弗糴乃西立於澗堤上譁然言
不遜日晡諸持矛荷鋤沓至也衆增至十倍族長老第閉戶禁不出
聲是時家大人陰聚僮僕佃戶得百人然恐格鬪抵傷相顧計未有
出陰風暮起衆鼓噪爭欲前者數數族長老益危處士躍然往也裹
幘奮白挺大呼破賊衆刃環合挺起處刃與人紛墮汗田中於是族
大喊助勢衆大潰棄鋤刃烏散處士索鬪無所得計格殺帶重傷者
殆百人矣舉族賴完然事關鬪殺諸長老愈益危處士掀髯嘆曰丈
夫義不避難難我任耳無預諸長老且長老不覩頃者義烏八寶山

之役乎揮指從者檢諸鋤刃坐格鬪處秉炬以待北邑長吏至血噴
血衣負鋤刃前曰曰公曰此輩果固爲然其中不
高皇帝法衆毋得越境今且越縣私鬪無用鐵今且以刃邑長吏鞫諸
格鬪狀止處士一人會臺使者檄下禁民間聚捨事得不治迄今數
十年諸不逞凜七吾境毋敢有他心皆處士力也是時少保戚大將
軍平倭海上懸黃金待壯士或勸其往萬戶侯不足道也處士曰門
庭之寇義不避難焉有背鄉井捐妻子而覓富貴於萬死乎其又數
年以疾卒得年僅二十八耳配孺人余氏祖塋卽外爐塘處士離右
側一十九步爲塋汝典亡室仇氏亦附焉因爲之誌

霸州同知姪邦徽撰

徵仕郎江西布政使司理問所副理問禮九十三府君行狀

公諱相儒字廷崇別號振溪生而穎敏端偉與族弟某就塾惟謹稍
習爲文沉思不屑爲膚語是時邑大夫爲吳名士曾唯顧公顧公挾

海內望公年方十四初試獨見奇嗣後輒試輒先人顧難一諸生入
之始得補弟子員公與族弟仰潛後先庠序蜚聲藝圃益折節讀書
旁及子史以久困諸生鬱上不得志會吾郡士多報捷兩都遂卒業
南雍自大司成以下交器重之值數奇仍艱一第公嘆曰豈非命哉
最後謁選領江西布政司理問理問職典刑名有少年不檢羣無賴
誘其竊父貲爲榜諸父以事聞少年逸去先理者窮諸無賴蔓延無
辜坐囹圄中累年獄未具也父尋耄疾叩頭公庭第欲得其子諸無
賴無辜備諸拷掠子顧安所得乎公至與之代理謂竊父貲罪不至
死檄示少年亟來待父罪且免無自益罪至傷父心且及無辜又出
諸囹圄者約以期聽訊踰日少年自縛涕泣請死公槩從末減具文
高上申得準免議父幸得子令終嘗按獄囚大辟解署後幽邃嚴鑰受
掠非法無從見天日公曰此輩罪固當然其中不有疑似者乎乃別
爲獄以羈諸疑似者名爲福堂條上大稱大方伯指歲頒歷例有郡

邑羨餘則以羨餘封上大方伯贊嘆曰例也而過自防吾屬吏未若
公者也以故諸一切重委輒以屬公領歲輸大盈金錢十萬兩有奇
數以越局辭不免既輸故事大盈出納主中貴人例有持進公違例
失中貴人意誣以罪幾及其身有寃之者事幸得白復快去一官
矣頃司寇大夫潤州金公爲余言此事蓋三嘆於公之爲長者中貴
人初索例不得喝公私侵或謂毋辯此非爭名節地也公抗辯百端
直聲動京師當事者廉公實非侵中貴人幸不得而魚肉之公固曰
儻來而不可戀者遇也常伸而不可屈者志也生平持正不撓類此
歸田數載一日無疾卒時萬曆三十三年歲甲辰嗚呼公動履準繩
博洽醞籍家大人往往稱其古長者無論遇不酬憇卽家庭骨肉間
抑何齟齬也子聰雋而遞不壽幾至喪明最晚賢孫令子爲箕裘則
天之所以報公者正未艾也謹狀刀文善世去
萬曆乙巳

義烏主政朱懋芳撰

禮九十四文學傳

余不佞爲諸生則與婆傅君仰潛氏友善也先是余邑之養齋陳先生未仕時以毛詩稱大師聲奕甚所雌黃足奔走後進而余與君受業其門余雖以館甥故昵而其所嘖七獨君余時內遜君不敢以十年之長弟視之而君顧視余猶兄也其後芳兒以父執故數世誼不啻骨肉云余以諸生舉多士猶幸偕芳兒辭去諸生顧君之困於諸生自如今溘焉先余逝也傷哉君不偶而死死後更無有能讀父書者君知己獨余七又傷君死時辱在羈旅無由撫君戶問後事余卽燕陋不文猶得憶其生平梗概次之庶異代有景慕之者仰潛氏諱文科字子進族累素封子弟習儒業取伊唔而已君貌凝志端方髻而銳以濟穎獨異他兒識者奇之已習爲文型範先達沉思至嘔血學旣就方聞蘊藉黃牛醫兒汪汪千頃之波也先是溧陽史公令金華其操月旦嚴覈少許可試婆士蔑如也得君童試卷大異之擢冠

多士補邑博士弟子員君名聲籍籍縉紳間益發憤下帷盛暑隆寒
篝燈熒々跡不履戶外試輒得雋而久之苦目眩燈下茫然不復能
辨草以故輒上公車報罷垂白一諸生困矣君孝友天性弱冠喪父
哭泣絕飲食者涉旬月其遇風雨節序泣如初淚盡目眩良劑不效
也其事長兄愛敬有加分金讓產並無較長絜短之意族長老歲延
訓子弟嚴無少假至彬七質有其文矣生平絕口不言外事而以剛
方取重族閥至累讖不解得君片言居間立解諸一切規創必準於
君久遠賴之某子甲少年來爲令貴倨甚用他郡邑廷謁禮屈諸博
士博士爭之不能得黠者陰中更譖令而屈投刺禮用廷謁君正色
曰一青衿不難屈於貴人異日者謂先進禮樂何是時也君力不能
持迄今諸博士禮獨金華稍殺於他邑扼腕作俑多追嘆於君之不
可及也生卒配嗣具詳別狀可慰其昔文獻志也

朱氏曰君以親故耗明至終身困也不齊者數不朽者德居則曰古

東山... 卷之...
之人行不爽志沒身而已矣余又聞傅族子弟章繹譽髦濟上鄉國
風雲蔚起異於昔遊時則猶可想見君之遺教也夫

萬曆甲辰

士

金

義

朱

時

雍

拜

門下第成哲曰弟不肖受業於兄之門僅促七循資無能以兄業顯
而長兒邦傑父事兄微惠式穀之餘恩則師弟間義最重矣然白兄
歿後而吾宗文風大啓邈厥自因孰非兄之遺訓也先是兄偕司理
兄奮起嘉隆間每試輒冠多士生平片言細行凜上法程一青衫而
負荷一族綱常當是時吾宗數千衆奉爲著龜迄今有遺思焉弟尚
記兄屬意完祠修譜而未遑歲在甲辰弟率衆完祠事蔚然改觀者
慕輯系牒集累世曠典而聚訟紛紜幾成道旁之築益令人扼腕於
彼蒼之不憇遺也朱傳詳矣而間有未及者謹綴數語補之

禮一百二四府君傳

余往訓婆獲交於傅虞廷君君業賈余桐廬桐廬人輒暱就之君又

攜其子元廉習業旅舍利錐處囊脫穎而出一日手先君子三四處
主狀念余一言余何敢辭按處士母周以節婦誼著處士藐焉始孩
自傷失怙晨夕奉母訓惟謹伯兄操家秉父事之而憐愛弟叔諸凡
以身先其劬節婦撫遺孤力女紅用能阜穡有懷清之風處士綱紀
拮据運籌一心伯叔間因材任事遵張范遺訓室無私儲惟恐以折
傷故母氏心也由鬢得白最後不得已別爨田園陂池惟意所屬蓋
未嘗一衡羸腴云處里恂恂而能慷慨大義忍嗜作力遇客至潔苾
芬務盡一日權遇緩急量爲賑贍既別爨稍益區疇棟宇計時而操
其羸以其一娛客以其一貯藏以其一供租稅精甘脆奉母氏踰五
十遂卒惜未酬其志耳處士諱良相字佐國號澄川娶金氏子三長
希嘉次希堯幼希舜卽余所與交也

萬曆庚子

桐廬教諭羅元齡拜

康熙庚申

希嘉希舜二房拜梓

禮百十五府君西谷公墓誌銘

誌曰府君生四齡而失怙伯兄十齡仲亦六齡耳熒亡依母氏蔣而蔣母甚賢能撫諸孤既入塾敦禮讓事其母兄最順最恭及長皆完婚娶而聚族九如堂中親從既繁漸有居隘人滿之懼府君則與伯兄慨然有營新之志爰卜遷石獅塘惟留仲以守故居府君朝夕與伯兄拮据經營崇高樓逾二十尺爲公所而伯開其前爲廳三楹顏曰萃和堂季閔其中亦爲廳三楹且集親友揚觴而言曰吾母在上兄爲家督仲守故居務相和以安養慈萱顏吾堂曰綏和示後人以不忘母兄咸當孝友毋相乖也先是伯兄耑治內坐廳事嚴飭閨幃府君治外權衡平準所向輒得其志或逾時而返或經年而還輒封固其橐中金悉交伯兄以拓膏壤垣墉及池塘林麓歲有所增置並未嘗有分毫私入己橐也府君配蔣母生四子曰學文曰學通曰學思曰學燾舉諸孫奉觴上壽府君言曰吾百年後必擇一陽明地如

吾堂者安我逾年而卒人在殯及母與長兄後先逝而仲叔季及姪同心合力審吉壤於石龍之孫畝定以

崇禎六年十二月之吉偕蔣安人合厝

銘曰其遷也順其創也令以孝友起家卽以孝友垂訓惟存而用罔不臧斯厝而彌久彌盛於府君則信

同世祖姪希睿拜撰

禮百廿六府君暨配安人胡氏耐墓下交山墓誌銘
余初釋褐令婺月日得與多士稱說詩書婺東數郡大都阻山負谷民生其間多樸茂不似吾吳之佻儇也說者以爲宜於俗而不宜於文故婺東較昔不無少闕云余徃試多士首得傅生邦緒奇其文有逸氣不類婺人語今秋浙闈貢士意得雋矣從賢書覓其各不見而生一日訪余廬中則隱然衰經也嗟怙恃兩違矣相對泣叙寒暄坐未定生匍匐地下涕泣請曰傷哉不孝棄先人而釋也先人屬部下

編氓德不能踰閭閻身不能踰閭閻今將以母氏合祔於下交之原
無以慰死者地下邀賜一言噓朽骨九泉死者不朽余曰少須之若
前不得以五鼎養今猶得以五鼎祀也噓之安在余言則匍匐再拜
曰家世什一獨先人以詩書督不孝兄弟從事筆硯屬病不可爲將
瞑塾師前強起眎曰師耶頓首索笞付師曰此子也材吾惟師之賜
則復持一笞付母氏泣且囑曰吾二十年得延殘喘者繫汝之賜貽
二子代翁報汝若縱之異日無同穴嗟乎不孝兄弟不材違母氏機
杼之教死者有知今且奈何余聞而悲之余又聞生之先嘗五世同
居有浦江鄭氏風諸子分任而處士故農裔也歲種歲穫其效易程
處士欲一日易其耳目而邀諸不可必者其式穀度越常情矣席盈
凜匕負荷遵孝友醕備會得奇疾偃卧一榻持義方凜無少貸長子
在家督畫筴而視之使獻狀稍不如畫至抱子猶苦笞也生初就塾
日誦數千百言歲延師居一室使兄弟誦讀其中而塾歸使覆誦榻

前日無少媮其教如此既度疾不起囑二子如生所稱說無一言及
他事苦碓中值夜猶儼然聞呵督聲從寢室中殷也。以故兄弟互
淬勵刻苦爲文期於成立會余初校士俱補章繹時棄處士幾十載
矣嗟也。婆俗素封比閭相望而詩書之道少振豈風氣然哉。狃故常
而安些窳父兄之教不謹子弟之習多偷也。生勉旃千里之行始於
足下處士可爲爲人父者之勸也得壽四十有七配安人仝里爲蘭
谿胡按察僖族姪女語曰不知其母視其子生髻失怙而去安攻苦
爲余所知母承遺命與有畫荻之勞其斯爲母儀哉。既誌且銘。

銘曰有令子兮從余遊大而門兮封而邱佇而窀穸兮含笑悠悠
萬曆丙午年
文林郎知金華縣事宣州劉仲斗撰

禮百三十六隱君胡氏張氏傳

婆東山傅志川隱君余妹丈也隱君爲人謹愿偃僂恂也言不出諸
口事父母孝友愛兄弟遇羣譁遜避入於人中疾言不妄加然好義

慷慨從兄爭閒田闚墻而鬩焉涕泣止之曰若兄弟合而幸外禦侮
外侮銷而忍內相魚肉乎不解陰捐己田屬客遊說迺解隱君佯為
不知也其為長者如此見窶迫者惻然不忍捐俸助之隣何三以
貧議罷婚捐白金數兩成之謂百年好合為嗣也奈何以貧故令嗣
絕隱君蓋肫然仁人也隱君先娶於胡為蘭谿胡公泉少叅宗女姪
出身名裔婉變柔順克稱婦道隱君弱冠孱體不勝衣孺人笄而歸
君君輒善病家政窳落料理粗細不厭泔泔自其新婦時然矣既襁
子病益甚日侍糜藥稍失時噍讓及之孺人顏益和襁兒調藥蓬首
垢面備嘗辛苦先是姑病屬隆暑姑偃然蓐蓆羣避穢托他事去獨
孺人身與榻俱扇枕滌器一切身親不敢委諸婢妾也其孝如此聞
孺人神骨疎爽絕不類尪羸特以二十年為人婦日與死病為鄰卒
以憂勞成病而卒生二子明元明經繼娶于妹氏籍胡孺人遺政修
其事溫然為人母訓二子遵義方惇孝友併率二婦無忘胡孺人壺

範諸孫振七隱君之澤方未艾也予忝在至親因叙其本末而爲之
傳文邇鄉里謹叙以告古精血以甄士師之浦陽大叅張應槐撰

於禮百三十八處士配阮氏合墓誌銘而錄其世醫

處士名良卿字佐明別號忠吾母方孕而父亡及期而生處士乳與
泣和哺稍長依七機杼側生違父而父事伯兄七或混于賓客酬應
受兄指悉力耕作較稼胼胝甘之若飴區疇日闢年四十與諸兄別
爨彼此腴瘠惟二兄所擇方痛恨於骨肉離異也當是時處士已繼
室子堪任家秉諸內外界之第晨昏提幼孩侍母側御觴稱說桑麻
以故三世一堂稱快也雖郡城往返僅一日之隔不忍割離故生平
不識城市官長其又數年一疾度不起忍泣趨諸子前曰修短數也
若輩漸自成立第大母忍死撫我而我竟以死累大母若不能事大
母如我在者異日毋相見地下言畢而瞑無一語及他事元配阮氏
慈惠柔和最得姑心舉四子希樅希榘希權希桂先處士九年卒繼

配朱氏舉一子希概嗟乎處士沒後數年母以積痛成損踰八十憤
匕蓐蕭中處士故不忍離一日母側奈何永離而不及侍母氏憤七
也幸朱孺人善事其姑坐躬扶溷躬滌三年藥餌蓬垢不遑顧也族
長老俱謂處士孝感云撫前室四子無間己子守遺積畀伯子別新
堂構五子肅母儀猶見處士義方時就南阜祖塋與阮安人同穴處
士可以怡然地下矣余追誌而併及之併系以銘
銘曰胎而捐父
壯而依母惟母之故不習城府胡爲乎薤露顧汝則婦抒汝怨慕
萬歷丁未從弟都事成哲撰

東山隆峯公誌銘

禮一百四十府君

傅公號隆峯配何氏樓氏各一子長曰如崖次曰如巒巒謁余爲銘
欲得以闡公之行實試觀公之爲人生而穎異幼習詩書崇禮節敦
孝友睦隣里勤儉以治己謙虛以禮士恂匕然有儒者氣象厭紛華
樂安澹築室何殿干時賦詩章以明己志以耕鑿爲樂境以博施作

心田遇饑則餉以食逢渴則施以茶而饑渴者沾惠矣道路險阻則
治平之橋梁頽弛則補輯之口碑載道縣主重公之爲人舉爲鄉約
正流風餘韻薰其德而善良者不知凡幾書曰作善降祥昔王公仁
恕手植三槐曰後世子孫必有拜二公者我公純厚德種一心吾以
爲其子孫亦必有若王公者矣

萬曆四十三年孟冬月二十日

眷侍教生方期南拜撰

禮一百四十府君派下垩銘洋等情因府君祀田無幾今將何殿干
府君穴側左邊餘穴二壙二房議換田一石立祭出換派下紹鼎夫
婦安厝斷不附葬紹鼎墳境四至本穴外東至二丈南至拜堂爲界
西至府君穴側北至本穴後二丈歸於紹鼎派下從善等管業栽植
樹木無辭此外餘山并週圍大小樹木仍照昔年常管毋得混侵從
善愿將田一石土各何殿干雙排石又足錢壹拾陸千換入府君派

東山... 卷之六
下輪值收租清明冬至前一日祭祀享燕其錢開發修葺府君墳邊
庄屋工費嗣後各存換契爲憑定議府君墳境日後斷不許藉口援
例再行附葬生端如違經公究治詳載議約二紙爲此刊刻宗譜以
垂永遠

附祀田尖大塘下雙排石

李字八百二十號 田二畝三分三釐

李字二千七百七十七號 塘拍三釐

萬前存祀田南塘四斗二十日

李字二千八百零三號 田一畝二分四釐

李字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 派下孫岱銘洋等同識

禮百四十四府君墓誌銘

傅氏之族最蕃其在東山者最著東齋君有子三人君既終其天年

雙塘振溪兩君不過強艾少齋君處伯仲間最後獨先二兄亟從先
人於地下年纔三十有九生於嘉靖丁未六月初六日娶故程文恭
公兄子生於嘉靖戊申五月十三日五子皆其出也嗚呼有子不亡
嗇於年者多未必有所遺卽遺矣未必其成行或成行矣未必其克
類妻道代終玉樹早秋固難取必於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伉儷相
繼焉幾子諸孤未要其終此皆人事之適然者也君驟而有五子成
立聯翩撫成業而拓之以不忘先君子而安養靜逸未亡人其始爲
君吊者還爲君慶乎哉顧影無傳拮据顧復則誰力也弱子未能諳
事廬舍田園一如君在日又誰力也熊丸嚴課澤於詩禮後先爲之
作耦名門而一家之政犁然具舉又誰力也然則君之所以得含笑
九泉也者其以鴈行之翼翼矣乎其又以元配之有丈夫識而壽考
且寧矣乎君有墜緒其遺後也重矣元配嗇於伉儷之數而取盈於
蕃育之數其報君也全矣諸子養其生者而追其死者生者時逸豫

焉死者亦何怨恫之有於是謀之龜策詢之術人得吉於彩鳳山之
原納處士於其中以待百歲之歸嗚呼此可以爲體受而完歸矣處
士行蹟語在其狀不備著爲之誌而銘之銘曰蜿七者崖森森者
蕤紆餘掩映施於中達其中融融厥有龍夔豐埋隱隱福履惟綏矣
萬曆壬寅

禮二百處士暨配安人蔣姜虞氏合墓誌銘

處士諱天麒字世治樂齋其別號云生而古貌龐表世其素封獨磊
落多大節居常謂無方而畏者財也有方而合者身也以無方權有
方厥義面墻謂生而弧矢何爲人謙退不伐雖遇卑窶毋敢以色加
之而其務積所在爲著其置庄舍田園日拓至則問債食者幾家隣
居之喪不舉者幾何量人緩急贍助之而其所自奉革鞜不穿糲藿
不厭然其嚮慕儒學異甚長君旣卒業都下譽髦藉甚縉紳一時同
事姪輩以月旦見推無問疎戚輒治苾芬迎勞之曰勉之爲吾宗增

色卽不給趨給之遇公車召對祖贐有加禮以故往來多茂雋仲叔
執經問難請益日新韶秀穎出矣處士名旣藉匕起歲歉待賑與橋
梁浮屠之役四境倚賴與公府終事他郡邑誦義埒也數十年間日
不暇給而乘閒兀坐寂然若秋雲之遠物爲之動今待詔御史臺吉
水龍公初令其邑雅器重之楔間以風處士謝不敢當生平雅量過
人雖值齟軋置不較卽屢賑人之急絕口不言功桐廬之役費所運
粟四千石翕然兩潤縉紳士交德之以聞中丞臺檄下比明詔爵處
士一級有司具酒禮嘉勞匿不得免第受空檄曰鄙氓徼天之幸得
出其滯餘敢以是市榮寵乎其性如此年雖六十精強若少壯會疾
卒配安人三其先邑畝田蔣氏先處士三十八年卒繼郡城清風樓
姜氏方竹宗伯公之女孫先處士三十四年卒又繼義烏華溪虞氏
後處士數月卒子四人一姜氏嫡出其三側室王氏出嫡孫三人俱
太學云匕是時卜宅谷塘山以處士三安人同穴焉四圍松柏鬱然

先靈以妥處士凜也。有生氣矣。卒之年爲辛亥。會余釋褐。令江陰。數載。故人間。闕余尙記處士其年。花甲初度。擬所以代稱觴者。未遑而太學以其狀來。則處士爲異世人矣。嗟未及。絮酒往哭。故按狀爲誌。而銘其墓。銘曰。積而務施。約以及物。史稱封君疇。並公德。文學蔚然。宏爾閎閱。鬱也佳城。以世其澤。

江陰縣知縣華芝許達道撰。禮二百府君賑饑桐廬蒙獎記。

萬曆三十七年。浙西大水。由省逮姑蘇千里。危瀕汨也。幾無烟火。隴麥田苗。泊沒於舟航之下。萬姓嗷也。至厘。士情不類。當坐平。賑量。聖慮發。內帑金錢十萬。兩賑之水之湧也。一從徽睦山中出。雷雨夜撼。崖析山崩。數十百里。村巷幾變魚鼈。浮屍滿江。桐廬瘠邑。政當其衝。更甚浙西諸郡邑。於是撫臺甘公奏。士各。請外縣示賞格。勸民賑濟。其賑大者得。遵國初法奉。

詔表問其下賜爵有差久之郡邑靡有應者會禮二百府君輸粟其
間桐廬故府君舊遊之地至則城市蕭條艱危異狀府君未暇寢食
進主人與謀或議賑或議貸而捐具子議定城內外翕然襁負去民
乃稍安於是優贍之家間能踵其事於後邑宰以差完多府君倡之
也於是桐廬人德之爭以其事聞於邑長邑長上其事於監司及撫
臺其畧曰內帑金錢浙東不得沾惠閭閻倉廩巨戶閉不容情勸諭
徒切溝殍誰憐傅天麒以羈旅孤客目擊顛危之患慨施惻隱之心
代他鄉而急病感本境之分憂據所賑與貨之數計粟四百石仰照
憲檄合行賜爵榮身給與冠帶以彰尚義之風等因蒙杭嚴道憲牌
奉督撫軍門甘批本道呈詳嚴州府桐廬縣寓民傅某計本散穀
緣由批曰傅某尚義可嘉給劄冠帶以示旌勸二十七年本縣爲橋
舡修理乏資學租空虛無措議將節省空餘米數買田備資以需急
用以垂永久事申傅天麒傅邦統等五人或捐貲或捐田協助公事

等因蒙分守道蕭 批杠梁之建重自周官藏粢之文載在虞氏夫
有橋而無贍修之費與有學而無養士之資皆缺典也據議以歷年
節省之羨緩而成利涉作人之永澤計無便於此者其義民傅天麒
等素行無玷好義樂輸尤可嘉尚准給冠帶牌匾以彰獎勵

分禮二百二槐川府君行狀

管子書有鄉嗇夫之任夫鄉嗇夫即今都正約長而鄉里中所推爲
祭酒者是已萬厯初載府君之見推爲里中正自其先府君府君少
壯擁饒貲志意倜儻磊落見事輒舉豁如也而又勇於慕義會先府
君沒衆意以此推之金華鄉俗故殷阜罕滋奸慝而他邑之有逋負
必有主名區處府君之周行里中自其先府君時已無不洞察能廣
布耳目是以奸慝無不知亡無不發覺大小事情皆能先事而得其
要領及爲人處分人背服其公直卽有頑悍而藐法紀及刊斷公府

果不能逃於府君之前論也以故三十年都正鄉人有爭而請公府者稀少府君治家明於積貯之策而慷慨好施不齷也阿堵中昆季二人爲令弟擁貲如己而弟尙幼也及壯性氣已定不爲物誘公然析與之邑有鹽鋪戶通邑患苦之其法以塩之初至鋪戶代錢與之而不知代者何時得償府君謀爲衆解此苦患也久之會有知其事者欲免大患必破巨費而府君爲衆開此議乃捐出白銀若干許爲質曰鹽戶免者任取之無何而果告免也他如修葺橋梁道路及歲歉賑饑事關義舉者取之府君如寄也約束內外晨夕有程待家人甚嚴然風流好客尤好文雅之士是以甯越會稽凡稱髦俊辱遊茲士無不欬杜舒忱欵爲上客府君之謝去里中事幾二十年出滯建廳堂一所由後山東去數武卜築壯偉爽塏亦足以稱其志矣顏曰體仁堂生平古貌樸儉頗知醫道藥餌自調邑大夫帥公聞其人而嘉之楔其間而旌曰仁壽踰七十而杜門其又四年卒天啓五年七

月也元配樓氏先府君四十年卒繼配沈氏後府君二月卒子長邦
珪樓出次邦理邦瑜沈出孫見六人曾孫見六人

天啓六年五月

湖廣督學邑人王壺葉

官撰

曾祖禮二百九十府君朱氏太安人湖麟橋墓誌銘

曾祖考妣厝於郡東亦旣多歲適王事馳驅片石未煥記有之曰先
人有美弗揚爲不仁揚而不盡爲不知

鍾

也覩修宗譜見夫二十餘

世鄉賢族望悉具誌銘而高祖以上代有傳文乃曾祖闕焉因思顯
考授經謂何其敢以年弱未諳塞厥責乎謹奉諸叔諸兄之命敬而
誌之曾祖之諱字位號及生平行誼具見各傳嘖七掄揚無容贅茲
特因誌銘而補其闕以爲後世羹墻如十九齡而啟世慶堂高祖以
基稍隘意不憚曾祖以族少南向廳事決意成之又弗敢逆翁意召
匠於外間棟梁瓦石一一恰就擇吉陡豎頃刻立成高祖久不爲視
曾祖特備盛筵迎母舅歡敘俟高祖便過握手勒入高祖仰視四周

見規模壯麗乃更大快初顏世慶後慕漢藩爲善最樂之語易爲最
樂堂且示不忘太祖寶善意也每當六月值父誕辰於堂燕客較前
創一新欸稱觴近千一日而周筵豐味鮮客忘盛暑厨不見冗敬賓
禮衆具見一斑矣尤大喜文士賢友嚴師千里不遠致敬盡禮待如
神明子姓中有英敏者賚賞激勸幼稚亦婉詞誘掖以故譽髦鵠起
俊秀蟬聯鍾生也晚先嚴庭訓諄七稱述謂曾祖將捐館時遺言先
殯我書房之側俾我得聞吟誦聲俟覓一秀麗山水厝我庶我子孫
有筆峯文瀾以彰吾生平喜詩書重文章之意逾二紀叔氏俱習堪
輿與青烏師指湖麟爲合祖意於是三房奉靈輜以康熙三年十二
月之吉合厝焉銘曰
湖麟橋邊一抔之土筆卓峯頭文瀾溪澣伏臘歲時敢不瞻拜松楸
體祖之心守祖之傳如羹如墻而與爲終古

家孫本鍾沐手拜識

禮三百府君暨元配施氏合葬柳澗塘之原墓誌銘

府君諱成錦字伯綱別號龍泉千七十三府君之幼子也蓋五世同居之嫡裔云娶山下施安人無出側室趙舉一子則周卿氏名翼中其人府君圖廣嗣續踰強復納孝順方氏於側室承起居幾二十年所亦無出而府君長逝維時周卿亦既歸然強壯克肩家政諸孫且後先英七遶膝矣余不習府君習周卿周卿強敏有幹局當府君權心且承顏和樂俾府君蹶而起者再迨府君逝而竭蹶謀府君歸居不愛府君積餘也倘所謂不以天下儉其親者非耶語云不知其父眎其子則府君之在當年豈猶然以賞雄閭巷稱素封已哉先是周卿善余叔氏時萃叔氏精堪輿周卿偕之陟巔降原竭目力易星霜無當意者最今卜兆柳澗塘之原著龜合繇將舉府君及施安人就窆適余還白水衡將之襄价紹叔氏持孝廉李太初氏所爲贈叙丐余誌余自分才不逮孝廉遠甚烏能黼藻府君其黼藻在孝廉猶其

在不佞也是以僅爲誌其素履生卒而係之以銘府君生於嘉靖四十年五月十二日酉時卒於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午時安人生於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六日戌時卒於萬曆四十一年六月皇十七日巳時合葬於萬曆四十七年十月廿有一日申時柳澗塘去府君家前左二里作癸山丁向翼中娶天山余氏生三子元燿元燾元燮續娶義烏陳封公女生一子元燿銘曰發華之山翠嶺蜿蜒下萃許園柳澗盤旋偉人居間式固永堅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襄陽府事東陽眷生李爲京頓首拜撰

禮三百廿七處士傳

昔羊棗之故曾氏用區七頰頤垂訓春秋是其不食也有所以不食者也若夫効黔婁之禱斷葷絕嗜枯槁終其身其爲羊棗不旣多乎吾邑處士禮三百廿七傅君甫弱冠值母病劇周旋刀圭衣不解帶者數旬然卒不瘳卜有事於山川不瘳改卜持齋淨心仰天膜拜籲

東山作止... 卷之六
三
日少延母氏某敢白愛已果復起踰十五年所母每持君泣曰兒無
自苦奈何以媪故奪兒性屢強輩之終不得既卒而殯及殯其父晨
夕焚香拜上食無異十五年生事之日也處士今年五十矣名姓足
跡厭入城市中于于問閉雖百年強半宛七嬰兒彼其絕甘寡欲意
者滌胃王神其合於稽叔夜養生之論與然以母氏故而茹素終身
此固發于至性豈與邀空門之福利者同哉于是書其事而爲之傳
東陽孝廉趙賢左撰

閩憲叅軍秀軒傅翁偕方太母墓誌銘

卽禮二百九四府君

自予釋褐

皇都數歷中外行天下多矣未有若傅公秀軒之以吉祥承先以吉祥
裕後者也蓋公以富世其家以仁世其誼他未殫述如封翁仰山君
者年五十而未嗣毫不恤其椒之未蕃而惟務其槐之多植造杠梁
於危津建茶亭於孔道冬焉而凍者煖其挾纊歎焉而餓者飽其倉

箱宏貸與而窶不慚共稱之爲真長者作無遮而鬼不餒特呼之爲
活菩薩廣積無涯之德永存仁厚之心由是舉秀軒公於服官之後
則公之生也固感人感天而鍾其靈以毓其秀者也況公之增修厥
德偕方太母時出其金錢歲發其困廩扶危困賑饑寒兩世之間百
年之內彌施彌厚寢熾寢昌而公乃舉叅軍公於石產六男子衣冠
滿座諸孫二十餘班詩禮盈庭稱最盛於傳宗則秀軒公者洵所稱
以吉祥承先以吉祥裕後者矣於石方壯而能顯揚其親身叅軍於
建康而公蒙恩亦叅軍於閩憲其盛德榮孝具見王公洄溪都中雙
壽之序葉公玉壺六句之文與范壻祭祝茲特因公之孫魯鐸氏率
弟姪等卜吉於崇禎己卯之冬祔公與太母於蒼山墓右預於丁丑
請題石於予匕與於石皇都謁選時已有夙契夫豈得辭因敬誌而
之銘曰

瞻公墓道豈惟月明華表而文石雕欄開屏監坊煥而爲石者繞蒼

山以環抱已足徵赤芝之吉兆世德之壽考庶幾哉式金式玉而永

紹

兵部尚書前順天府府尹都察院都御史
眷侍生許洪綱拜撰

禮三百三十五府君傳

翁諱天麟號仁山自其先五世同居父東岑翁爲百歲瑞人生君晚
幼擁饒貲及翁歿家事一聽之伯兄旣娶而析卽能亢其家爲人敦
厚慎樸衷如其表斤斤持盈好澹薄外誘一切不足以移蓋性然也
其與人交義利甚明甯人損己毋己損人終其身於人無得失無怨
尤其持論以爲知足守雌養身要術苟不自足而務求多於人多之
未得而先滋擾非自逸之道故倉廩之儲幾二十年雖紅朽不輸遇
歲不登則出滯以賑遠近而不自爲德不計效於歲時而積功于冥
冥府君之臻本富而仁聲遠播者以此且性厭城市惟治釀烹鮮時
與親知相爲把勞間出詼諧以佐客驩人就之如坐熙臺而挾溫纈

也配余遷賈安人溫恭淑惠孝事其舅東岑翁於耄耄侍與居供甘
旨恐僕婢不能適其意必躬必親焉生一子早歿置副生子諱邦瓚
卽瞻白翁方幼而府君卽世式母教性情行事不與府君殊而好義
樂施過之親戚故舊恩意尤篤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安人有焉
曾以仁厚推主祠政孫男三而長孫元遇字際亨亦以醇謹爲宗祠
推重余聞之人不能自致通顯著於邦國而謹言慎行處泰不淫能
以其餘通鄉隣親婭之緩急要爲鄉里稱善人足矣若府君者三世
醇厚不愧西京石氏噫難哉

繡湖舉人金永焜拜撰

禮三百五十二府君傳

府君少穎悟好讀書屢試不偶萬厯庚寅奉工費事例援納辛卯入
南太學肄業友天下名士聲蜚六館丙午春欽奉

聖諭事例加級壬子歲選授陝西布政使司都事方伯會稽王公墨池

蒲州王公衷字相器重之考語云賦資表超塵臨事兢七執玉

又心同未染之絲才利方張之弩癸丑奉巡撫崔公委署監收洮鞏
兵餉兼攝軍民行鞏昌府鎮守同知印務事駐劄洮衛州收支廉明
聽斷平允軍民胥感仍奉茶馬察院委以茶易馬得虜番良騎千八
百餘匹洮州衛所官繪閱武圖以贈洮岷道張公考語云才識明爽
氣度端凝收支雅有能聲署篆畧無訾議甲寅三院委往浙直買辦
科場物料乙卯三院委修貢院兼管供給平收貨物行戶無虧事畢
蒙獎十月奉委武場監督馬步弓箭詳叙文武試錄十一月奉三院
委署商州印務秉公執法毫不苟取軍民有來何暮之謠他如給粟
以濟貧士煮粥以活饑民特餘事耳商洛道李公標考語入幕風清
官舍攝符澤潤民間丙辰奉三院委收潼關道稅務嚴禁捕役平收
稅值不加留難水陸商民謳歌載道考語云督關稅害除利興免錙
銖恩流績著按院龍公遇奇嘖七稱賞面諭首薦會未伏

命適

爲謀稅者計陞湖廣武昌衛經歷告致家居司道懇留部民祖道先

是族衆共推總理祠事與從姪

邦揚

率先舉衆捐貲首建門樓七楹

次落成廳堂門塾兩廊堵砌甬道坦夷祠宇一時聿新因定祠規置

祀田立家訓制禮儀備祭器且性敦睦族偶囂諍一言居間罔不心

折晚居林下酷好儒術作興後學屢滿戶外令子若孫飛騰黌序嘗

輯赤松三洞誌干支氣候解家乘詩文遺略廣慈錄行世天啓甲子

天山水口創建悟真庵時與名僧談元以消永劫崇禎辛未年幾七

旬復與姪

邦揚

續修家譜慮生齒日繁姓名紊亂故也

藩紫軍禮三百五十二府君晉所公暨配范恭人黃恭人墓誌銘

公吾輩之從曾祖也其行著於鄉邦其澤歌於邊郡吾輩雖生也晚

猶幸及覩公之丰度藹然凝然如香山洛社中之大老自其行年七

十有六而乘雲帝鄉偕范恭人黃恭人合厝泉田口山所身飭之壽

域而壙石未誌距今蓋四十春秋矣不惟流風餘韻尚了了於人心

且其實行遺澤尤膾炙於衆口之碑蓋公之生平畧詳於宗譜之行傳公之發跡見端於孝廉士公之撰序公之受任則約舉於侍御龍公之都門祖道而公之撫軍字氓爲功爲業概列於洮鞏屬官之閱武圖與崔總戎之圖敘乃若公之解組辭榮歸林樂志亦已曲繪於憲長樓公方伯朱公六表七秩之壽文矣俱無容贅顧吾輩之耿七而不能忘者以公與從姪邦揚公勤勞宗祠也有年而飭廟貌以落成定祭儀以展敬備禮器肅祠規修宗譜著家訓申孝弟息忿爭睦族衆一準於禮法可世世遵守昔楊元亭之言曰政之醅庇在數與思於吾晉所及者其繫人思也如此則其所秉之政爲奚似哉因爲之誌而銘曰公之績著於昔公之稱至於今人祖廟瞻公孝讀宗譜繩公武

大宗祠衆禮生仝頓首敬撰

禮四百三十三府君配盛氏安人傳

翁諱汝瑩字惟靈號丹山邑庠介賓爲人一經垂訓六行淑躬律已
端方存心忠厚遐邇仰德老幼頌仁事嚴慈有孝子之名處昆季著
悌弟之號襟度藹爾春溫操持凜如秋肅倡義宗祠施恩孤寡造橋
捨渡焚券賑饑美不勝書宜乎五更几杖引重巖宮享壽八旬有四
配安人盛氏溫恭淑慎慈惠柔和承歡以事舅姑謙卑以調妯娌輯
中孚卹外姻始終無間勤劬鞠子履豐而約贊政齊眉媿美偕老享
壽九十有三合厝尖巔祖塋生三子長曰德奕早歿次日德秀幼曰
德重易名曰霖爲邑庠生俱卓犖出羣華實並茂謂非天之所以報
錫善人歟因不恤俚而爲之傳

年家眷弟姜應甲拜撰

